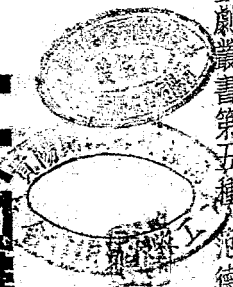


空軍戲劇叢書第五種 泡德烈主編

魏聖祥

董每戡著



天國維地網

62

51

封函嚴辭沈

五

自序

「創作必須有靈感」，我一向不大相信這句話，因為我一向並沒有得到什麼靈感的時候也會創作，不過，靈感能影響到創作過程的快和慢，作品本身的好和壞是可能的。

我自開始作劇以來，從沒有允許我有了一種靈感，甚至從沒有允許有一年牛農的充分時間去收拾材料去計劃安排，然後專心志地去做一個劇本，總是以極短促的時間，在極忙亂的環境中創作被人規定了主題的作品，所以從沒有產生一個優秀的東西，這只是意中之事。

反過來說，我就沒有費一年牛農工夫收拾材料，安排計劃然後憑着靈感創作的習慣和耐性。每逢提筆寫的時候才把思靈集中到所寫的東西上去，還提筆或放下筆的時候我的心就離開了，這是生成的脾氣。在小學裏作文時養成的習慣，長大了時時靈感，却總是放不了，所以有些人要我談些創作經驗，我總是不敢談，因為這種經驗不能說給第二個人聽，如果給人聽了，也許可以害人。

這一次，又照樣地，成了一個三幕的「天羅地網」，所費的時間和環境的忙亂，跟寫「敵」和「保衛領空」的一樣，而且也是三幕，本劇的字數，和人物之多寡也差不多。其實早就談過，十月初旬王布夫兄托我寫防空監部寫一個防空建設有關的劇，當時我就答應了，我那時正和神農劇團的同志們正忙於籌備旅行公演，因之，我雖然答應了答應，却從

紅鼻子鄭師彥一角，使本劇生色不少，其他演員亦均盡心尽力扮演，故當時演出成績頗不惡，還是很使我心感動！當時演出之陣容如下：

錢庸卿（李鴻超）	齊氏（胡帶子）
少明（齊格夫）	小狗子（閻志行）
幼明（方錫樞）	小喜子（申咪咪）
露華（項文素）	呂翠華（金淑芝）
鄭師彥（萬籟天）	秦安（秦琪）
陸明經（施幼貽）	徐嬌（劉濟）

民卅、三、五於成都。

天羅地網

畫每戲

一三幕一景防空劇

抗戰第四年開始時

時 地 大後方的都市——成都

人 錢庸翁 五十歲，富而吝。

少 吸 其長子，二十四歲，不學無術，却能耍戲。

幼 明 其次子，二十一歲，熱情，明理。

孫 華 其女，十八歲，活潑，懂事。

鄭師彥 錢家驍勇，且係少明之導師，四十歲，瘦長的人，臉上的特徵是一個紅鼻

子上架一副玳瑁眼鏡，並有幾根亂鬚。

徐 娜 錢家女用人四十餘歲。

秦 安 錢家男用人，三十餘歲，是一個駝子，性情却誠樸。

陸明遠 錢家的窮親戚，在重慶某報館為校對員，三十餘歲。

齊 氏 明遠妻，舊布衣減不了她的姿色，三十餘歲，懷胎孕。

小狗子 明遠子。十一歲。

小喜兒 明遠女，可愛如其母，十歲。

呂春華 黃家的三姨太太，年二十四歲，妖豔的女人。

三幕同一舞台裝置，錢氏寓居的大廳。這個廳的上方敞對花欄，欄杆外的花木和野蕪

的天色是一輪圓盤。上方左右各有一根大紅色圓柱子。左右牆壁懸着字畫，牆中用具却是西式的沙發桌几之類，這種不其調和的裝飾給象徵這一家人性格各不相同。陳設之中最惹人注意的是靠牆的左手牆壁安放着一張條几，上有許多銀盾和銅杯，少半的半生鏽，半在這土頭，從橫口帶起，而宜月，而而度，一直到了成都，這些都是以應酬朋友來的。右面有一扇通內室的門，近台口的壁上有一架電話機。

第一卷

聲未歇時，已闌奏好歌聲，臺後，已唱到「蘇三此去好有一比，好比那魚兒落網，有去無回」，台上只有錢用船一人立在沙發椅上閉目靜聽着吳邊的歌聲，間，站定，走着，想着，又走近几，打算對算着什麼，聲聲戛然而止。

（去後換）師直：味兒，少爺怎麼要來一談兒？

（和張道）我說：紅鼻子，你總是捧我！

（在這邊）不，不，紅鼻子不撒謊。我說，少氣，別想生氣在差不了多少，要是氣

上漲的諾士一定去紅其紫的

(圖) 學生走向棉子取水烟袋

少明：（在裏邊）得啦，得啦，別把我弄迷糊啦。

（春裏邊）好，好，你喝口水潤潤嗓子再來一段兒罷。（周鄉坐椅旁的沙發椅上）

烟

少明（在裏邊）紅鼻子，你說話在話，老三明的怎麼樣？

師彦
(在製造)下機。

三

少明（在裏邊）我說她不該學外江派。
師彥（在裏邊）外江派也有外江派的好處，三姨太太的「蕭何月下追韓信」很够味。

（唐卿起來走向走廊欄杆畔。）

唐卿 秦安，秦安！

秦安（在裏邊）喲！

唐卿 花邊沒有灌完嗎？

秦安（上場）快灌灌啦。

唐卿 待會兒拿花翎子犯前面那槐樹的小枝子剪一剪，那麼不整齊，多不好看！

秦安 是。

唐卿 還有院子裏那些花籃子外邊兒都用水澆澆。這些好的小花園裏面好兒的拾掇拾掇。

秦安 是。

（裏邊這時又拉起二黃倒板來）

少明（在裏邊）得，得，還是不唱了罷，我還是去啦。

唐卿 徐媽在外邊兒嗎？

（步聲突然止）

秦安 買米還沒有回來。

唐卿 不是你去買的吗？

秦安 我在院子裏的花，就要她去買了。

唐卿（走回室內）以後有些事情，還是你多耽擱吧才行。（坐在沙發椅上了）

泰安 是。

庸卿 就是買菜跟油醬鹽醋，以後還是由你去買。

泰安 不過，老爺，我怕忙不過來。

庸卿 還是你做好。

泰安 老爺，實在不是我貪吃懶做，這些事該讓徐媽做。

庸卿 可是她專揩油，比如說買柴罷，一塊二毛錢一捆，由她去買總要一元五毛的款。

泰安 老爺，這幾天柴又漲了，一塊五，一塊七的市價都有，而且每捆還沒有以前那樣大呢。

庸卿 不管怎麼樣，我總不信任她。

泰安 現在物價不穩定，就是我一買，老爺也難信任的，就說米罷，今天又漲了兩塊。

庸卿 (驚) 米又漲了兩元？

泰安 是啊，只隔一天工夫就又漲了兩元，這幾年頭兒窮人真沒有法兒過活，老爺，您說是不是？

(少明在內哼着「罵賊」的歌詞，歌止，自內室出來，他穿着一套灰色法蘭絨的西服，黑頭髮與黃皮鞋齊光，兩鬚與兩唇一色，鬚鬚少年，撲朔迷離，嘴上叨

Pipe手中握sticke。)

少明 等我回來再唱罷。

(紅鼻子鄭師爺上場後，隨手中還拿着京胡)

師爺 那也好，(走向庸卿)老爺，大老爺的戲真是越來越好，越唱越動聽兒。

少明 是你的胡琴拉得好！不是我唱得有味，哈哈！

師彥 那裏，那裏！（忽覺太客氣了不利於己，馬上改口）喲，實在說，操琴呀，我覺師彥勝也不壞。老爺，您說，這可不是我吹噓。

群卿 你的琴是拉得好。

琴安 鄭老師的胡琴確是少有的好。

席卿 琴安，你出去罷，沒有你的事。

琴安 是。（下場）

少明 爸爸，我要出去一跑。

席卿 那兒去？

少明 到黃家玩幾圈牌去。

席卿 又上黃家去？

少明 呆在家裏悶死人，只好到黃家去消遣消遣。

席卿 喲，少明，我正想跟你說，（放下烟袋）黃家不可以多去，他們有的是錢，唱慣了，不能跟他鬥比。

少明 我自個兒有把握。

席卿 打牌是沒有把握的，咱們從前歷歷到這兒來還不到兩個月，你到黃家就輸上千把塊錢。

師彥 老爺，您記錯了，錢我手交給老爺的不過一千二百塊錢，牌上不至於連上千把塊錢。

少明 至多給三五百塊錢，在這幾年頭兒，又算得什麼！（去坐在沙發椅上）

席顯 還有，他們家裏那位三姨太太不是什麼好人，聽說你倒跟她很合得來，而且——

少明 爸爸，沒有那麼回事，不過她喜歡唱幾句二黃，我跟她配搭着唱幾段兒罷了，這件事鄭知道很清楚。（向鄭丟眼色）

師彥 （把胡琴套入袋放在椅上）我知道很清楚，知道很清楚，少爺跟那位三姨太太清唱總是我操琴的，老爺，那位三姨太太倒很聰明，學戲派唱法，呃，很夠味兒，較字，板眼兒都不大有錯兒，囑囑囑。（壁上電話鈴響）

席顯 電話！

師彥 （走去拿聽話機）喂，喂……是，這兒是錢公館……錢大少爺嗎？……

少明 （站起）我的？（走向電話機）

師彥 是黃家打來的……（看席顯一眼）

席顯 三姨太太打來的，是不是？

師彥 是，不是，哦，是的。

少明 （接話）是我……

席顯 簡直是個活妖精！（又拿起烟袋）

少明 我就來，就來，……

（忙由身邊摸出火柴，去爲席顯點紙煙）

少明 要他也來嗎？

師彥 是不是叫我？少爺！

少明 好，紅鼻子反正沒有事兒，我帶他來好啦，……再見，「同兒再見。」（擱上聽話機

向師彥）老師，跟我一塊兒去。（走向沙發椅拿手杖）

師彥 帶胡琴去嗎？

少明 帶去。（轉向父）爸爸，我不回來用午飯啦。

（少明欲回，師彥由椅上拿起胡琴欲隨出）

蕭華 少明，我說你還是不要去，在家裏看看書也可以消遣啊。

少明 （回頭）不打牌好了，（邊說邊走向走廊去）

（蕭華呼着「建設大空軍」的歌同上場）

蕭華 大哥要出去嗎？

師彥 小姐回來啦？

（蕭華僅向池點一下頭）

少明 我出去。（說着即下場）

蕭華 鄭老師也出去？

師彥 啊，我陪大少爺一塊兒出去。（笑嘻嘻地下場）

席那 孩子，今天一早你就上那兒去了？

蕭華 （指大廳走向父）爸爸，到防護團團長家裏去了。今早上他打電話過來邀我去的。

席那 邀你去，幹什麼？

蕭華 （轉向在左面的沙發椅去坐下）我正想跟爸爸提這件事哪，劉團長說本市建設防空

隊定明天起，四門有四個獻金台，要我在北門那邊獻金台上負點兒責任，我已經

客麼了。

席那 你反正沒有什麼事，去也行。

席華 還有，要我加入救護團，……

席那 空襲時候的救護團嗎？

席華 是的。

席那 要不行，你能不幹那個。

席華 可是我也答應了。救護團有男有女的，他說接接受傷的人那類事是男的幹，我們女

的只幹洗傷口敷藥包紮。類的事兒，這也很便當，我自信我可以幹得了。

席那 那多體！（站起）而且空襲的時候在街上幹這種事也很危險，你幹不了那個。

席華 空襲過後我們趕到災區去，沒有什麼危險的。

席那 你不去就是了，沒有媽的孩子，該聽你爸爸的話。

席華（站起）我不，呆在家裏沒有事幹悶死人，況且服務是應該的。

席那 可以等別的事兒服務。（走開）

席華 我已經答應了人……還有，明天的獻金，爸爸打算獻多少？（走近父）

席那 我？我沒有打算。

席華 難道爸爸不打算獻嗎？

席那 米又漲了，柴也，油也漲，一切東西都漲了，一家六七口人每月花費那麼大，還有

閒錢去獻嗎？

席華 我知道爸爸有錢。

唐卿 我有錢？

露華 紅鼻子告訴我的。

唐卿 他對你說我有錢？

露華 有一天我問他，他說爸爸定期存款就有十萬……

唐卿 瞎說！

露華 活期存在農民銀行三萬元，存中央銀行也是三萬元，中國銀行的還有八九千塊。

唐卿 （背身走開去）你聽紅鼻子瞎扯。

露華 他沒有瞎扯，爸爸倒瞞起我來了。

唐卿 （坐沙發椅上）好，好，那末明天我獻十塊法幣。

露華 十塊？

唐卿 十塊。

露華 現在錢不值錢，十塊只抵得從前一塊錢，建設防空獻金是一件大事，像爸爸這樣有

十幾萬財產的人只捐十塊錢，那末全市的捐款還不够買一架高射砲嘛。

唐卿 不是這樣說的，積少可以成多嘛。

露華 積少原是可以成多，可是十元也實在太少，放一次電報，全市的幾個警報器所費的

電力也要好幾十塊錢哪。

唐卿 這是要人家樂捐的，人家喜歡捐多少就多少，那有像你這樣的，高射砲警報器哪

露華 那麼多例子來證明？（低頭又抽起水煙來）
（沉默片刻，忽然，忽有所得）爸爸！

什麼？

（走近科）你很愛我是不是？（伸手搖父肩）

席聯 不錯，最小的孩子總是父母最愛的。（微笑，以手拍拍她的臉）

席聯 我也是這樣想。（坐榻上，一手扶父肩）爸爸最愛我跟大哥。

席聯 不過，我也很愛你二哥。你們三個孩子我都愛。

露華 平常我要爸爸爲我買東西，爸爸從來沒有不答應的，爸爸對我真好。

席聯 對你好，就是對你媽好，你就是你媽最愛的孩子。

露華 今天我有一個請求，我想爸爸會答應我的。

席聯 是不是要我捐上幾百元？那我可不能答應。

露華 不是錢。

席聯 只要不是錢，那都行，那都行。

露華 真的嗎？

席聯 真的。

露華 （站起來走向書桌，取銀盾的几錢）我想把這些銀盾都全獻了。

席聯 （站起）把這些東西捐了？

露華 捐了，反正是些沒有用的東西，不是？

席聯 卻不放！銀子現在貴得很，這些東西就是錢。

露華 擺在這兒一點用處都沒有，當作防盜獻金倒是合用，把這些廢物拿去，爸爸連十塊錢錢都不肯出賣，那還不好嗎？

唐卿 (走去拉女手離開) 几不行，不行，你別頑皮跟我倒亂！這些全是你大哥的朋友送

來的，就是你大哥也不會願意的。

唐華 只要爸爸答應，大哥那兒由我說去。

唐卿 (走開) 他決不會答應，他在漢口票戲的榮譽都在這些銀盾銀杯上面，寶貝似的從漢

口帶到宜昌，由宜昌帶到重慶，現在又帶到這兒成都來，他還會給你拿去捐了？(

坐沙發椅上去)

唐華 要是哥哥不肯給我拿去捐，我有法使他不得不捐。

唐卿 (上場) 老爺，米買來放在廚房裏了。

唐華 樂安說又漲了兩元，是嗎？

唐卿 是的，米比前次買的還要黑，虫又多。

唐華 爸爸，我剛才聽見米行門口擠滿了人在買米。

唐卿 買米的人真多，據說這些穀子都是民國二十四年的，所以那麼黑的米，那麼多的虫

子。

唐華 真是！民國三十四年的穀子還有存着。

唐卿 哦，徐媽，二少爺床上的毯子跟我有衣服要洗，我去拿給你。(走向內室去)

徐媽 好，我來拿。(隨後走)

唐卿 徐媽！(站起來)

徐媽 唉，老爺，什麼事？(回至棹邊)

唐卿 這幾天你買的榮寶在裏不得啦。(放下丁烟袋)

徐媽 沒有辦法，一切東西都天漲價，老爺還是每天只許買兩塊半錢菜。

席聯 兩塊半錢還少嗎？天兩塊半，十天二十五塊，一個月就得七十多塊錢的菜錢。

徐媽 可是這麼多的人，連我娘婆安算進去，就有七口人，分量買少了不夠吃，多了就不

能買好的啦。

席聯 前些時還有得見一些肉，這幾天就儘吃素的啦，咱們又不是吃齋拜佛的和尚尼姑。

徐媽 老爺，豬肉賣到兩塊錢一斤，要是每天買一斤肉，就得去了一大半，剩下的幾毛角

夠買什麼的？這不是我的不好。

席聯 你總是有話說，要是再這樣搗油，那可不行，我只有另雇人。

徐媽 （呆了一下）如果……

席聯 你能說這上面沒有油水嗎？

徐媽 沒有買肉，那來油水？

席聯 不，我是說你搗油，還瞞我？

徐媽 如果老爺要另雇人，那我只好走。

席聯 我不是要你馬上走，只是要你以後買好一點的菜，不要專爲自己打算。（走向榻）

徐媽 （過來）老爺，我沒有辦法叫菜便宜，今天我決定走好了。

席聯 走是可以的，得等我雇好人，你才可以走。

徐媽 老爺今天最好就雇了人來。

席聯 （自內拿要洗的東西出來）徐媽！

徐媽 （近身）小姐。

周蘭 (坐地上) 你洗了那些衣服再說。

露華 (遞衣服) 要馬上手沒有工夫，下午天洗也行。

徐媽 (不肯接衣) 小姐，我就得走，……

露華 走？

周蘭 就是走，也得洗好這些東西走。

徐媽 我……

露華 (走向父) 爸爸，你要孫媽走嗎？

周蘭 我沒有要她走，只不過叫她去買菜，少賺點兒油水罷了。

徐媽 小姐，您看，現在菜錢那樣貴，一天兩塊半錢，我能不能買得了什麼？這說我賺了錢，

這真是天說得。

露華 爸爸，兩塊半錢實在買不了什麼好菜，……

周蘭 你知道什麼？

露華 錢是錢，錢難賺，一天賺幾毛，毛的也沒有什麼了不得。

周蘭 沒有什麼了不得？

露華 是剛，娘老媽子的在買菜上，賺點兒油，也不是什麼過分的事，何況現在物價天天漲，

一天兩塊半菜錢已經夠少了，還有什麼油水給她指呢？

周蘭 豈有此理，你怎麼替她護起腔來？

露華 算不得是幫腔，我是按公理按事實說話。

周蘭 (生氣地站起) 你是說我不按公理？

徐媽 小姐，您別說了罷，……

蔣卿 小孩子講嘴胡說，竟豈有此理！（覺交兩手走向欄杆去）

徐媽 老爺也別生氣，我就走好了。（欲走出去）

蔣卿！

蔣卿 （由衣袋拿出鈔票數了半天，終抽出兩元遞給徐媽）這是你這半個月工錢，拿去！

徐媽 （一聲不響地伸手接了錢），……

蔣卿 （走向父）爸爸，您不讓徐媽走不好嗎？

蔣卿 （默然，迴身入大廳），……

徐媽 小姐，我走了，謝謝您！（下場去）

蔣卿 （隱着地走出去，迴身，看潛坐在左邊沙發上一手理着八字鬚的父親，低下頭，走入大廳，至右邊的沙發後，手扶椅背，聞，抬起頭來，向父）爸爸！他沒有答應

（爸爸！您生氣了嗎？）他還是沒有答應，蔣卿轉至椅前）爸爸，怎麼一下子就跟我

我賭起氣來哪，（趨至父旁）我不，我不，爸爸這樣不好……

我是不好，你才說我不講公理。

蔣卿

蔣卿 （跪在膝前）啊，爸爸就爲了我說錯了這一句話生氣，跟我鬧彊扭，那多不好啊！

爸爸不是最愛我的嗎？剛才爸爸還說：（說着站起學父的聲調）對你好，就是對你

的媽好，你就是你媽最愛的孩子。

（色舞，微笑拉女手，女斜坐椅背上）好，好，我不計較你了。

蔣卿 真不生氣了嗎？

唐卿 不生氣，只要你以後不再這樣，管閒事跟我強嘴。

唐華 不，以後一定不。

唐卿 （以手拍拍他的手）好孩子，還才我最可愛的孩子。哈哈！

唐華 爸爸，實在說爸爸有些地方也太計較了，可是有些地方呢，也太不計較啦。

唐卿 你說給我聽聽，到底對不對。

唐華 剛才這件事就是爸爸太計較了，……

唐卿 不再提剛才這件事。

唐華 我是舉它做個太計較小處的例子，大處呢，像大哥那樣亂花錢，動輒三百五百的，

可是爸爸滿不在乎，徐媽就是每天賺去兩毛錢罷，一個月也不過幾塊錢，只要大

哥少上一兩錢子，就夠了。

唐卿 我不是甘心慫恿，讓你大哥浪費。

唐華 當然不是爸爸願意的，只是爸爸太愛大哥，不願意也就只好願意，二哥不會亂用錢

，輕易不向爸爸要，可是爸爸也沒有覺得二哥好。

唐卿 我並沒有苛待你二哥啊。

唐華 我不是說爸爸苛待二哥，我是說爸爸對於一件事分別得不太清楚。

唐卿 （像是又生氣了）你又，……

唐華 （下來）怎麼生氣，先聽我說。

唐卿 好，你說，你說。

唐華 比如說：大哥賭錢幾百幾百的輸，爸爸給了他大哥遊手好閒，爸爸依了他，可是二

哥，哪去投考防空學校要去學防空技術，爸爸反是不讓他去……

唐卿 那是我希望你二哥在家陪着我……

唐卿 是啊，這就是不對，要不是二哥意志堅決，二哥就得跟大哥一樣的變成廢物……

唐卿 你不懂得老年人的心情。

唐卿 我懂得，現在二哥已經考取了，總算集了業出來爲國家效力，萬分地打中，打幾

架鬼子的飛機下來，那時爸爸也沾了光榮，這還不會叫老年人快活嗎？總比大哥那樣強些。

唐卿 你說的也有理。

唐卿 沒有理，我這隻說嘴……（樂得跳躍起來）

唐卿 （笑）得啦，得啦，老年人捨不得，說你好就以爲真好得了不得，別像「耗子跳在

天祥裏自己稱自己」！

唐卿 （笑）真的嘛，就像我剛才說把那些銀盾銀杯捐去做防空建設獻金捐三機，廢物利

用，而且還是做了一件大事……（又去拿銀盾來）

唐卿 （站起從桌上銀盾）要不得了要不得了，小孩子說話太好听了，兜了一個大圈子，原

來就是要兜個銀盾銀杯上來。

唐卿 （捧笑地）還不是我預先計劃好這戲說的，不過這巧文讀到這句結尾上來罷了。

唐卿 （止捧）老爺！外邊有人要見您。

唐卿 誰？（走向後）。

唐卿 （唐卿坐在椅上）。

秦安 是一位姓陸的。

唐卿 姓陸的？

秦安 這位姓陸的女兒，一個女孩子。

唐卿 那是誰？

秦安 說是打重出來的。

唐卿 哦，爸爸，我想起來了，一定是表叔陸明鑑。

唐卿 他到這兒來幹什麼？他不是在上海報館裏當校對員嗎？

秦安 （向秦安）秦安，你露他進來好了。

唐卿 是！（轉身走向欄杆，問，又回轉來）是向，老爺，你還走了。

唐卿 是我叫他走的。

秦安 午飯還沒有做好。

唐卿 今天你做飯，下午你去找一個老媽子來。

秦安 是，是。（退身下場）

唐卿 他來幹什麼呢？（想走走沙發椅那邊去。）

唐卿 （站起）也許，也許他家被炸了。

唐卿 說不一定，重慶從來被炸得厲害。

唐卿 要是真被炸，那真太可憐了！

唐卿 被炸的人家都是可憐的。（坐相上）

唐卿 他本來就難維持生活，現在又遭炸，那就更可憐啦。

葉安 (在裏邊) 就在這大廳裏。

明經 (在裏邊) 謝謝，麻煩您了！

(明經在前，其妻隨後，帶着小狗子小喜子上場)

唐卿 (站起來) 真想不到你們會到這兒來。

露華 小狗子，小喜兒，你也來啦。(過去拉着小狗子小喜兒的手)

小喜兒 姊姊，您好！

露華 好。

明經 連我自己也想不到。

齊氏 我們家全給炸光，他那個報館也被炸了。

露華 裴嬌嬌，您坐下休息休息再說。

唐卿 明經，坐下談，坐下談罷。(走向沙發椅)

(明經隨着唐卿過來，唐卿坐左椅，明經坐右椅，齊氏去坐在椅上，露華也坐下)

小喜兒 小喜兒站在露華旁邊)

露華 東西全沒有拿出來嗎？

小喜兒 一點都沒有拿。

齊氏 小喜兒險些兒給炸傷了，在他後面走的人受傷了好幾個。

唐卿 你們沒有躲防空壕嗎？

齊氏 他們剛走到防空壕門口，炸彈轟的一聲就下來了。

露華 那真危險！

（泰安捧幾杯茶上來，分送給他們後下場露華和兩個孩子打趣玩）

露華 現在你怎麼打算呢？

明經 我也想不出辦法來啊。

齊氏 在重慶沒有親戚友朋，還好他報館裏的一位朋友爲我們想法弄到商車的票，好容易才到成都來。

露華 你們得先找個安心的地方才好。

明經 在成都只有你是親戚，所以就……

露華 表叔表嬸暫時在我們這兒住下再說。

齊氏 我們也正這樣……

露華 （丟眼色）華兒，我們這兒有空房嗎？不是都住滿了嗎？

明經 隨便什麼地方都行。

露華 （半自語）我們這兒住不下，真麻煩，啊，假使有一間空房子的話，那就好了。

齊氏 不一定要有一間空房給我們，晚上睡的時候隨便在那兒打地鋪都行。

明經 就是這兒廳房的地上也行。

露華 廳房不好睡人，要是有客來，不方便。

齊氏 （直爽地）他們晚上可以睡點兒睡啊。

露華 這點睡就行。這點睡就行。

齊氏 總不大合式，（想這設辭推開）

（少明亭着戲和紅鼻子上場）

少明 有客？

明經 (站起來) 是我。

少明 哦，是您叔。明經，你們怎麼也到成都來啦？(去衣架邊掛上草蓆子及手杖) 剛到

嗎？

明經 剛才到的。

齊氏 小豹子，小豹子，小豹子，小豹子！

小豹子 大哥！

少明 哦，小豹子，小豹子。(向鄭師產) 老師，把胡琴給我！(向明經) 聽得，聽得，沒

叔拉琴給我唱一段兒。(由鄭師產手中拿胡琴)

明經 這位先生也會拉琴嗎？

齊氏 拉得不好。

少明 我不常跟你拉的嗎？他是我妻叔明經，「一手好胡琴」，聽你這個記性。

齊氏 哦，就是陸先生。(臉上露出不豫色)

明經 大哥，你怎麼的？人家剛到就要人拉琴，也

該讓人歇一會兒再說啊。

少明 你忙什麼？明經，你坐下歇歇罷。

明經 好，(回頭謝少明) 等回會我一定拉，回頭還得向這位鄭先生請教呢。

齊氏 太客氣了，太客氣了。

少明 好，回頭也行。

庸卿 少明，你不是說不回來吃午飯的嗎？怎麼一忽兒工夫就回來了？

少明 （把琴遞給師彥）在黃家坐一忽兒就回來了。

露華 （站起）表姊姊，您跟我進去休息休息罷。

（齊氏站起，並不移步，但目注庸卿，似候發落）

庸卿 明經，我真想不用介紹你住到那兒去才好。

少明 表姊還沒有地方住嗎？

明經 還沒有，我想在你們這兒暫住，因為在重慶被炸得精光，只好到這兒來……

露華 （生氣似的看了父親一眼）表姊姊，我們先進去罷，住是不成問題的。（小獅子帶

着小喜兒先走向內室去）

少明 表姊，你先進去休息好了，在我們這兒住是決不成問題的。

齊氏 （不語，靜靜地隨後走向內室去了）

庸卿 再說，近來謠言很盛，這兒正在加緊疏放，我們說不定過幾天就得搬到鄉下去住，

所以……

師彥 （馬上接下去說）是啊，這幾天氣聲緊張得很，我們該趕快疏放下鄉才好，陳先生

暫時去住在旅館裏，我看比這兒方便得多。

少明 爸爸，弟弟不是就要到貴陽進防空學校嗎？弟弟住的房間將來讓給表叔好了，他還

可以給我講講戲，我正想跟他學學。

庸卿 現在還有什麼心情學戲，（又回向明經）我說，明經，你想怎麼辦才好呢？不過今

天要是暫時在這兒睡一晚，那倒沒有什麼。

對啦，我看陸先生就在此「權住一宵」再說罷。

（垂頭喪氣地）謝謝你們，就在這兒暫住一晚。

（又由師彥手裏奪來胡琴，走去拉明經）表叔，到我的房裏，先拉一段兒。

（不能自主地拉他拉入內室）

（又返來在門口向師彥）紅鼻子，你不進來嗎？表叔的琴給你聽了，準叫你佩服。

我就來，我就來。

（少明入內）

（嘆了一口氣）唉！

（也嘆了一口大氣）唉！

（習交兩手）是麻煩！（在室中踱步）

我看老翁今兒有什麼心事似的。

（看了師彥一眼，不語，又低頭踱至右沙發椅）

老爺要抽口煙嗎？（至桌邊拿水煙袋）

（坐沙發椅）你想，這年頭兒自己都沒有辦法，窮親戚偏來找我。（接煙袋由桌上

拿紙煤子）

（忙拿火柴爲他點上）是啊，這時候什麼東西都比從前貴上十倍二十倍的，要是忽

然增加三四口人，剛只吃飯就不得了麼。

小孩子們就不懂得這些，還一個勁兒的留他們。

師彥

（詔笑）嘿嘿，少爺小姐他們是不懂得這些的，不過也難怪少爺留他，以前常跟

蕭卿

（嫵媚其用意，看了他一眼，但終無語，低頭抽煙）……

師彥

（整聲地）其實，我倒並不吃醋，他的琴拉得好，我也不壞，是不是？我只是爲老爺打算，總以爲不留他們爲上策，兩口大的，兩口小的，那位陸太太肚子裏還有半口，四口半人一個月剛吃米就得四斗，照現在的市價，一個月就花費八九十元的米……

蕭卿

我也是這樣想。

（外面有人叫爸爸的聲音）

幼明

（一路叫上來）爸爸，爸爸！

蕭卿

幹什麼？老遠就喊起來。

幼明

（走近父）爸爸，我明天就得走，車馬都弄好了。

師彥

二少爺，明天就到貴陽去嗎？

幼明

呃，定明天上午十點鐘開車。

蕭卿

你一定要去嗎？

幼明

當然一定要去。

蕭卿

不去不行嗎？

幼明

考取了怎麼能不去？

師彥

二少爺，真是有福不會享，在家就游多舒服！

幼明

（白了師彥一眼）你只知道拉胡琴，懂什麼啊！

（師彥無趣地走開，走到廊那邊去，背靠欄杆，聽着他們，這時裏邊傳出胡琴聲，似在很遠，可是聽得出是唱「汾河灣」。師彥閉目靜聽，右手指在左掌上打三眼板。）

唐卿

我說，你還是不必多此一舉，咱們還是疏散下鄉去，安安分分地混過了戰時也就算了。

幼明

爸爸可到鄉下去，我這樣年青該去學點參加抗戰的技術，學防空正是現在需要的，

唐卿

我非得考取了，這能放棄了這個機會嗎？

幼明

你總不聽我的話也沒有辦法。明晨就走嗎？

師彥

（驚覺）叫我嗎？

幼明

大哥在裏邊唱嗎？

師彥

（過來）是大少爺在唱。

幼明

誰在拉琴啊？

師彥

是新來的一位陸先生。

幼明

陸先生？

師彥

是的。

唐卿

是你的陸家表叔。

幼明

他來了？

唐卿 他全家人都來了，在重慶給炸得精光……

師彥 投靠你們來了，二少爺，這兒又要多幾個人吃飯啦。

幼明 （知其話中有意，不豫地）你捨不得嗎？

師彥 （苦笑）那兒，我那兒會……

唐卿 幼明，你怎麼的？

幼明 爸爸，沒有什麼，好，我進去騷擾他們去。（說着走入內室）

師彥 （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唉，其實，我倒是一番好心。

唐卿 孩子們不知輕重，你別計較。

師彥 當然，當然不計較，二少爺倒是挺天真的，囑囑囑。

唐卿 不過剛才我又有了個想頭。

師彥 哦！

唐卿 （站起）我想，留着他們也可以。

師彥 （一驚）是嗎？

唐卿 你不知道從前已經走了呀？

師彥 我不知道。

唐卿 就是剛才。

師彥 我知道，我知道您的用意，是不是不再雇女用人，就用那位陳太太替代？

唐卿 （笑）老師，我說呀，我就愛你這點兒聰明，哈哈。

白彥 過獎，過獎。

廉卿 雇用人還得給工錢，這樣倒可以節省點。

師彥 這算盤倒打得合理，呃，合理之至，不過，葉他四五口人可也不大上算，最好是……

（故意地不肯說出來）哦，我不該說多話，好，好，老爺您看該怎麼辦就怎麼辦罷。

廉卿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留她一個人？

師彥 （好笑）嘻嘻，我沒有什麼意思，哦，我那會有什麼意思？老爺您高明，處置一切事都不得有錯兒。

（遠處琴聲歇聲止）

廉卿 我也那樣想，葉他四五口人實在花費太大，可是，也沒有辦法，誰教他們是我的親戚呢？家被炸了也怪可憐的，只好暫時收留他住下，明兒替明經找個職業讓他走就

是。

師彥 確是高見，確是高見。親戚嘛，老爺提提提他也是應該的不是？

少明 （自內出來）紅鼻子，你怎麼不來聽啊？

明經 （隨出）聽不得，我的琴實在拉得不行。

師彥 我在這兒聽到了。

少明 好不好？我誇獎沒有錯罷？

師彥 確實，……確實不壞。

明經 還得鄭先生指教指教！

少明 表叔，你別客氣了罷，我以為你比老爺還拉得好些。

師彥 （不肯屈服）不，不，「各有千秋」，「各有千秋」，哈哈。

廉卿 明廷，你們就住在我們這兒好了，鄭老師說從前老媽子住的房間正空着，那末，你們就搬就點兒先住着也好。

師彥 （會意地）是呀，咱們老爺不大管這些閒事，所以老媽子走了空出房子來都租不起，陸先生，那個房間就在院子那邊，（指花園）靠近廚房，馬虎點兒，呃，還可以對數着住。

明廷 謝謝您！

少明 （走向沙發）幸鄭，我總以為表叔的指法比你高明。（坐椅上，裝煙斗）

廉卿 我還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商量。

明廷 什麼事？（走近他）

廉卿 我真不好意思說。

師彥 （走近少明爲之點火）少爺，那是您沒有細細研究的關係，要是您……

少明 我說，紅鼻子，你就是這點兒不好，不肯認輸。（抽煙，不理他）

明廷 我們自己人還講客氣嗎？

廉卿 你坐，你坐！（讓他坐椅上，自己也坐下）說起來，實在不大應該，不過，咱們是親戚，是自己人，……

明廷 是呀，自己人……

師彥 （見少明不理他，只好向這邊插話）老爺還是直說了罷，陸先生是明理人，還會計較這些嗎？

明廷 鄭先生說得對，我那會計較什麼？

師彥 我說是嘛，陸先生是爽直痛快的人，哈哈。

蕭卿 那末，只好委屈點，就是我們一向雇用了一個老媽子，今天恰巧走了，我想……

明廷 是不是要內人替代一下呢？

蕭卿 這個，不是太委屈了嗎？哈哈。

明廷 沒有關係，反正要做洗衣服這類事地做慣了的，要是住在這兒，這點兒忙還不能幫，不是笑話嗎？

師彥 （拍起手來）「快人快語」，我知道陸先生一定能答應。

蕭卿 應便了孕，做事行嗎？

師彥 只是太對不起陸太太了，不過事兒倒不很多。

明廷 不要緊，她不過四個月孕，能做，能做。

蕭卿 那就好極了。

少明 （姑起）爸爸，我想起一件事來了，弟弟不是就要到貴陽去進防空學校嗎？

蕭卿 是呀，他一定強着要去。

少明 爸爸，我也想離開成都。

明廷 少明，你也去考進防空學校了嗎？

少明 我沒有，我不是說和弟第一塊兒走。

蕭卿 那你哭走到那兒去？

少明 我想到昆明去，在昆明住些時再轉到上海或者香港去住。

師彥 呃，上海香港是好玩兒的地方。

蕭卿（白了師彥一眼，向少明）你到昆明去幹什麼？

少明 玩兒去。

明經 玩兒去？

蕭卿 現在不是玩的時候。

少明 在成都天天有警報，討厭死人！

蕭卿 別處也一樣啊，要是你怕警報的話，我們準備疏散下鄉去好了。

少明 鄉下我不去住，成都已經够悶人了，到鄉下去住還能過得嗎？

蕭卿 那就仍舊住成都。

少明 我不願意住成都，我決定到昆明去，爸爸給我些錢。

蕭卿 那來錢？

少明 爸爸有錢。

蕭卿 我有錢就該給你這樣花嗎？

少明 可是我不能不走。

蕭卿 怎麼不能不走？誰逼着你走？

少明 （低下頭去，沉默片刻）……

明經 少明，這是在成都罷！

（電話鈴子又響了）

少明 （去接電話）喂，喂，那兒？……是，我是少明，……晚上有什麼事嗎？……要緊的話？……好，好，那末我吃過晚飯就來……晤，為什麼？……好啦，我就在

「第一電影院門口等你好可。……再寫。不掛了電話。」

唐卿

又是黃家打來的嗎？

少明

（走前幾步）少明，你總得聽我的話才行。黃家三姨太太實在不是什麼好女人，少接近爲妙。

少明

爸爸，您不遇見過她幾回，怎麼知道她不是好女人？而且爸爸也不應該這樣罵她。我的眼睛沒有認錯人，那種妖模怪樣的女人還會好嗎？只要你不跟她混在一處，我決不罵她。

少明

我高興跟她來往。（邊身欲入內室）

唐卿

我不許你胡鬧！（厲聲黃色地）

少明

我有我的自由。（站在門口）

明經

（站起）少明，你進去，你進去，

唐卿

（推唐卿向沙發椅）消消氣，消消氣。

少明

（又出來）我知道爸爸是傷下鄉也是爲着要我不能到黃家去，可是我決定不下鄉，我就在城裏，說不定我到河內或香港去，也許我帶着她一塊兒走，今天我索性說了罷，她正想離開黃家。

唐卿

（忿極）混賬，你倒要「變本加厲」，要是你那樣不學好，我就，我就，……

少明

我不要我也可以，可是我決定要她了。

唐卿

豈有此理，你這不孝的東西！

明經 小朋，你怎麼這樣的？進去，進去，我給你拉琴。（欲去拉他）

師彥（忙搶說）對啦，我來拉琴，陸先生，你勸勸二老爺罷！少爺，我們進去拉起琴來唱段兒消消氣。（說着先走去拉少明手）

明經 席那，（近他）跟孩子生什麼氣呢，咱們坐下談談別的。（拉手向椅）

（裏邊的人全閃爍出來）

席那 越來越混賬了！

幼明 爸爸——（走向父）

席那 幹什麼呀？（也走向父）

師彥 二少爺跟小姐勸勸老爺，少爺，咱們進去再來段兒「玉堂春」罷。（掩他進門）

小喜兒 媽！

齊氏（和小狗子站在門邊向小喜兒搖搖手禁止狀），……

（葉安急上場）

葉安 老爺，黃旗子又拿出來了，注意情報！

明經（驚弓之鳥似地）預行警報？

葉安 預行。

齊氏（驚惶地）防空壕在那兒？

幼明 這兒的防空壕不大行，比不上重慶，……

小狗子 小喜兒（惶急地帶哭聲）媽！

露華 小獅子小喜兒，別怕，出城很近。

幼明 咱們出城去好麼。

明經 齊氏 （同時地） 聽咱們走罷。（明經抱起小喜兒）

（亂起來了，大家都向外走）

幼明 （拉父手） 走罷，爸爸。

露華 （掙開幼明手） 我不走。（反去坐在沙發椅上，高聲地） 炸死我好了！

（大家驚站在走廊上，迴身看露華）

露華 （跑過來） 爸爸！您怎麼啦，您？

幕急下

第二幕

烈日清晨。朝陽未露出臉來，院子裏禽鳥聲喧。暮啓時，廳中沒有人，移時，露華蹣跚足尖自內室出來。她手裏牽着一條毯子。到走廊上去看了一回，又慢慢地走向靠壁的一邊，正伸手想拿銀杯，欲拿又止，最後決心拿，室內忽有物落地的一聲，她聞聲急放下銀杯，把毯子扔在沙發箱後，這時內室有貓叫聲。

露華 是貓，可嚇了我一跳。（拍拍心口又回到箱後欲拿起毯子）

小狗子 （兩手擦着眼睛由走廊那邊上來，打着呵欠）……

露華 （發見了小狗子）弟弟，你起來啦？（接手扶在椅背上）

小狗子 （放下手）哦，姊姊，您早啊。（面向她）

露華 弟弟，昨晚睡得還舒服嗎？

小狗子 舒服，我想進來叫您，那曉得您倒比我起來得早。

露華 哈哈，謝謝你！（拉住他的小手，坐到沙發箱上去）有件事要你幫我的忙，行嗎？

小狗子 什麼事？

露華 可是你不能說出去，就是跟你爸爸媽媽都不能說。

小狗子 我不說，到底是什麼事啊？

露華 我想……哦，你真的不說出去嗎？

小狗子 姊姊要我不說，我就不說。

露華 （站起）我告訴你，我想把這些東西（指銀盾）用毯子包起來拿出去。（走到櫃後

（拿起毯子來）

小豹子 拿去幹麼？

蕭華 獻金用。

小豹子 什麼獻金？

蕭華 就是把這些東西獻給了國家，換了錢去買航空母艦，高射砲來打鬼子的飛機。

小豹子 真的嗎？

蕭華 真的，弟弟，你歡喜看打日本飛機是不是？

小豹子 唔，我要看，高射砲開滿地，天上滿是一朵一朵黑煙，真好看！（拍手跳躍起來）

（起來）

蕭華 我也要看看，所以拿這些東西去獻。

小豹子 好，姊姊，我幫你忙。（走近几）

蕭華 （一邊拿銀盾放入毯子，一邊說着）我送到北門的獻金台去，等會兒叫你爸爸到那邊去找我，我在那個獻金台上有事，可是你不要說我拿這些東西去。

小豹子 好，……找你有什麼事嗎？

蕭華 （拿到几上包）我想介紹他認識一位防護團的團長，或許可以給表叔一件工作，比如消防隊的隊員一類事。

小豹子 姊姊真好，唔，是的，消防隊是幹什麼的？

蕭華 就是救火隊，那裏起火就趕到那裏去救滅她。

小豹子 好，回頭我告訴爸爸去……到那裏去找您啊，姊姊！

麗華 到北門裏的獻金台，就是在北門的城門口子上的，知道了嗎？

小獅子 知道了。

麗華 （包好了東西）我走啦。

小獅子 我送你出去。

麗華 要悄悄的走，不讓一個人知道。（走至走廊邊身）剛才我對你說的話全記住了嗎？

小獅子 全記住了。（蹣跚隨後）

（她們下場了，台上靜寂片刻，惟有院子裏的禽鳥聲喧，太陽在這陣剛露出臉兒來，光芒射在花木的頂上，天空沒有一絲兒雲翳了，裏邊時鐘的聲正敲了七下。）

明麗 （上場）姊姊叫我到那邊去幹麼呀？

小獅子 （隨後上）姊姊說：我忘記了：唔，唔，是說做救火隊什麼的，唔，爸爸，我忘記了是怎麼說的啦。

明麗 （坐在沙發椅上）是不是叫我去做救火隊工作？

小獅子 哦，是啦，我記起來了，姊姊是說叫爸爸去認識一個團長，他會給爸爸工作做。

明麗 那末，我等會兒就去找她，是在北門裏的獻金台嗎？你沒有記錯？

小獅子 沒有記錯，就是在北門的口子上的。

明麗 （自語）該我做工作做才好，就在這兒不是個辦法。

齊氏 （在外邊）他們都還沒有起來，不是我不讓他們進來嗎？

春華 （在外邊）我不可到裏邊坐着等他起床嗎？

（一陣高跟鞋的聲音）

明經 離啊？（站起）

小豹子 （邁向走廊，恰和上場的春華相撞）啊！

春華 （扶住欄杆，罵）莽撞什麼？瞎眼睛的小孩子！

明經 （在後，不脫氣地）你別罵人啊，她是小孩子，……

春華 （轉身）小孩子就該撞人的嗎？簡直放屁！

明經 你還要這樣不乾不淨的罵？

春華 算了，算了！

明經 （入廳）真豈有此理！（把手皮包一撈，坐在榻上，）

春華 （隨着聲，扭扭眼地理論）明經，我同她說大少爺還沒起床，要她等同兒來，她

不發，偏要進來，……

明經 你出去罷。小豹子，伴你獨自去。

（齊氏氣忿忿的向春華瞪了一眼，旁一沒示鄙夷狀，拉着小豹子走，明經至走廊

看着她們下場）

明經 （轉身）這位太……哦，這位小姐是我這兒的少明大少爺嗎？

春華 不錯，我他。

明經 可是他還沒起床，因為昨晚晚上回來得很晚

春華 你不可叫他起床嗎？

明經 （覺得有些客氣，想發作，却又抑住感情）一定要叫他起床嗎？

春華 當然一定，我還能在這兒呆着嗎？

周紅 (翻裏面冷笑一下) 好，別說啦，別說啦，我替你進去叫他好了。(進內室)

春華 (由手袋中拿出香煙和打火機，抽上一支，把皮包放下) 真倒霉，一清早就跟人

吵架！(靠在牆上抽煙，間，跼跼在室內走着一邊，哼着京腔，間，看看廳之四週)

師彥 (進院子，倒還可以。(走向走廊，站在欄杆邊看院子裏的花木)

(由內室出來) 喂，人呢？(聽見春華) 哦，我知道是您來，三姨太太，您真早啊。

春華 (還身，一手扶欄杆) 紅鼻子，他還沒有起來？

師彥 隨先生把他叫起來吧。

春華 陸先生？

師彥 是姓陸的，這兒的一個窮親戚。

春華 (放下手，進前幾步) 是不是會拉胡琴的？

師彥 會！……(馬上改口) 不會，他那會拉什麼胡琴，簡直像頭笨牛。

春華 不對，分明跟我說過。來了一個姓陸的拉琴拉得很好。

師彥 他不過會拉幾句不成腔的二簧罷了，那夠得上好字，那是少爺捧他的。

春華 (笑) 掙扎？不見得。(走向沙發椅) 我看你有些兒醋意倒是真的。

師彥 哦，我跟他吃醋？(跟過來) 他就怎麼會拉琴，不是我紅鼻子吹牛，要想壓倒我

春華 那是不可可能的。

春華 不用吹啦。

師彥 實在話，別說是他，全成都我找看，恐怕也沒有能跟我比比勁的，

春華 (笑) 呵呵，你倒越吹越大，別從輕氣球，當心吹爆了才好，哈哈。(坐沙發椅，把香煙頭扔在掉在的煙灰盆裏)

師彥 您總是不相信我！

春華 得啦，得啦，就算是你比他強罷。

師彥 不景就算，我實實在在在強。

春華 也行，就算你實在強，怎麼的，你少爺還不出來？

師彥 哦，我請他去，請他去！(說着走向內室)

春華 叫他快出來，我有要緊的話跟他說。

師彥 是，是。(入室去了)

春華 (走內場拿了手皮包又回原位坐了，開手皮包拿出粉盒子修整臉部的化妝)——

少明 (開門上場，還穿着睡衣) 春華，怎麼這樣早啊？

春華 (不起立，放進粉盒，但仍用皮包裏的小鏡照著理頭髮) 好大的架子！

少明 (走近椅時) 你說什麼？

春華 (稍一抬頭) 我說什麼？

少明 (坐椅背) 是啊，剛才你說什麼？

春華 (斜靠椅邊的椅背) 你是問我剛才說什麼嗎？

少明 唔，

春華 我說好大的架子。

少明 誰？我？

春華 不是你，還有誰？

小明 我那有架子？

春華 你沒有？

少明 當然沒有。

春華 （冷笑）哼，（站起）我來了這麼久，到這時候才出來。

少明 我才起床。

春華 紅鼻子說你起來啦，他跟我說了好久的話，可是你還不出來，一直等到我要紅鼻子進去勸你，才把你這位錢大少爺請出來，這還不是擺架子嗎？我真想不到，（嘆一聲，眉一皺走了過去）錢大少爺的架子比我這黃家三姨太太的還要來得大些。

少明 （起向她）春華，你誤會了。

春華 （這身）我能誤會嗎？

少明 （近她）是你誤會了，我在裏邊跟弟弟說幾句話所以才遲出來一兩分鐘是真的，我那裏是故意擺架子，況且對你更不會。

春華 別說得那麼好聽（一字一字地學說）況且對你更不會，別那麼說了罷！（走向櫃）

好，好，我也不跟你說這些，擺架子也好，沒有也好。

少明 自然沒有。

春華 （轉身）我問你決定丁沒有？昨晚跟你談的。

少明 我自己當然沒有問題。

春華 那末一同走。

少明 只是我的爸爸……

春華 這也得向他請示呀？

少明 不是向他請示，就是錢的問題。

春華 錢不要緊，我有。

少明 你有多少？

春華 賞餉不算，三五千總錢是有的。

少明 三五千除了路費，在昆明住不到三兩個月就完了，還得等我們到了香港或者上海嗎？

？

春華 到了昆明再說。（坐榻上）

少明 你在昆明有熟人嗎？（走近她）

春華 沒有。

少明 那怎麼行呢？人地兩疏，沒有了錢，不是玩兒的。

春華 你這個人太顧前慮後了。

少明 不顧慮不行，出門不比在家。

春華 那末，你不願意帶我走。

少明 不是我不願意。

春華 願意就得快快快地說今天就和我一塊兒走。

少明 今天？

春華 當然。

少明 太快了。

春華 要走就得快，這兒有什麼值得你留戀？

少明 不是留戀，總總得有才行呀。

春華 那末向你爸爸要。

少明 他不會給的。

春華 他不給，你一定娶。

少明 他還是一定不會給我。

春華（鬆一下肩）那就結了？

少明 讓我想想。

春華 幾時才能想辦法來？

少明 我也不知出呀。

春華（生氣地）那我走啦。（站起向外走）

少明（急去拉住她的手臂）走哪兒去？

春華 回去收拾行李，坐十點鐘的機子到昆明去。

少明 怎麼？你不留我了吗？

春華（扭身背靠紅柱子）等你？

少明 是，一塊兒走。

春華 你快走呀？

少明 你急什麼呢？讓我想辦法到鎮一塊兒走。

春華 知道你幾時才能想法到錢呢？

少明 總不會沒辦法的啊，今天沒有，明天，明天沒有，後天。——

春華 （冷笑）春華，我還等你一輩子哪。（說完話一扭開手向走廊走去）

少明 （追去拉住）別走，別走！

春華 你現在沒法想，沒有決心就跟我走，我還能不走嗎？

少明 你別急，坐下來商量商量，也許能商量出個辦法來，你這樣一走，教我怎麼樣呢？

春華 （扭身）你還不是就在這兒耽下去。

少明 你想，我能離開你嗎？（欲動她）

春華 （以手攔住他的口）別肉麻，說什麼腔！（想了一下，忽然）好，那麼我再坐幾分鐘跟你商量商量罷。（走向近右壁的沙發椅坐下）我還可以從從容容地聽你的，

（由手提包裹拿烟出來）來！你也抽枝烟壯壯胆子。（伸手遞出一枝烟，一手又拿打火機出來）

少明 （無精神地慢慢吞吞地走至椅邊後，伸手接烟）只有我紅鼻子來談話，他是諸計多端的人，

春華 （燃了自己的，又替他燃上）你叫他來好啦。（靠在椅上吸着，噴烟圈，悠然地）

少明 （抽了一口烟，沉思了一下，決然地走向內室去）。

春華 （自語）好一個沒有用的孩子！（抽烟，）倒是怪好玩兒的，比黃老頭還要來得剛些。

少明 （由內室出場）還不是昨天晚上跟你說的，你該替我想想法兒啊！

師彥（隨後上）我還以為是姨太太要我拉琴呢。法子不容易想，我想了一晚還不曾想到。（生氣）那你就混蛋，拉琴，我已認有比你好的人，用不着你在這兒吃閒飯！（走去坐在這邊的沙發上椅）

春華 摸摸你的紅鼻子想想看，平日你老說自己聰明，怎麼現在一點兒聰明動兒都沒有呢？

少明 他聰明！簡直比一頭牛還笨些。

師彥（站在椅後）離我想，離我想。

春華 只要想得想法子，你就是要鬧勞也行。

少明 呃，只要有法子，鬧勞不成問題。

春華（把手中煙吸過過口的）一支煙惹給妳（先慰勞你一支三炮台。

師彥（接煙）謝謝！

少明 我的希望是有萬把塊錢。

師彥（聽到沙發椅那邊去，想溜，問，這身）老爺的存款我是知道的。

春華 有多少？

師彥 活期的存款民的有三萬元，中央三萬元。中國的動用過現在只有六七千塊了。

春華 平日儲款都是你去領的嗎？

少明 是他去的。

師彥 我獨自去取，只去取過中國銀行的款，到中央去過兩次，都是跟老爺一塊兒去的。春華 銀行裏的人認得你嗎？

師彥 想是認得，紅鼻子爲記，見過他而總談認得，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少明 什麼辦法？

春華 是不是要少明去偷帽子？

師彥 唔，對啦，只有這一法。

少明 唔，對啦，他媽的白說一套，帽子並保險箱裏我知道，可是鑰匙在那兒還是不曉得。

春華 你知道嗎？紅鼻子。

師彥 我也不知道？

少明 那還不是白說一套！

師彥（沉思，忽大叫）對！他在衣袋裏藏，枕頭底下啦。

春華（站起）那末，少明，你趕快去想法。

少明（站起）我去試試看，這當這個時候替我在弟弟房裏，因爲弟弟十點鐘得到貴陽去。

師彥 趕快試試看，也許馬到成功。

少明 我就去。（把烟放在烟灰盤裏，走入內室去）

春華（走向師彥）老弟，假使弄到手，你跟少明馬上去取款，我回去收拾東西，十點鐘坐飛機就走了？

師彥 爲什麼去呀？

春華 帶你去？

師彥 是呀，那麼樣我不得不走。

春華 給你點兒錢到別處謀生好了。

師彥 給我多少錢？

春華 你要多少？

師彥 如果把三萬元的摺子弄到，得給我一半。（張右手作要錢狀）

春華 （笑，在他的手上拍了一下）呵呵，你的胃口倒不小。（走向楊）

師彥 （厚厚手跟過來）你要知道沒有我，一個子兒也得不到啊。

春華 （坐下）我還有什麼，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只是他不一定肯肯分給你那麼多，我的目的不在乎錢，只要早點走，今天就走。

師彥 你為什麼這樣急於要走呢？

春華 我怕轟炸，你想昨天日本機子只來了二十七架，就炸死了那麼多人，外邊謠傳說鬼

子還要派大批飛機來轟炸呢，要是中了彩，那可真倒霉！

師彥 昨天不是給咱們的高射炮和驅逐機打傷了好幾架嗎？現在防空設備將要一天比一天完善起來，可以不怕啦。

春華 那是廢話，防空設備再好總不能阻止鬼子投彈呀。

師彥 投彈自然阻止不了，可是給以虛骨就不敢低飛投彈，總炸得中目標，更不敢低飛掃射，而且我們還能與同代價，譬如昨天的空襲，眼看鬼子機有六架冒煙，一定回不去。

春華 這跟我們無關，被轟炸死了實在太冤。

師彥 那末就放下鄉好啦。

春華 誰願意到鄉下去住，住在成都已經悶死人，還下鄉哪！

師彥 我可以替少爺跟你拉琴，唱唱戲也可以玩兒啊。

春華（笑）呵呵，原來是爲你自己打算。

師彥 不，不，我是爲你跟大少爺打算，你沒有住過鄉下，鄉下實在很好玩的，青的山，

綠的水，稻花香，鳥聲美，說不出的幽靜，舒適。

春華 紅鼻子原來還是位詩人哪，哈哈。

明經（在內）我們到大廳去擺好座。

幼明（在內）好，表叔抱出來，我去叫葉安擺。

春華 誰啊？

師彥 二少爺跟那個姓陸的。

春華 他們要到這兒來嗎？

師彥 許是罷。

春華（站起）那我想先走啦。

師彥 不等大少爺？

春華 拿個手叫他快到我那邊來，我去收拾好東西等他，十點鐘的飛機票我已經買了來。

師彥 飛機票都買了？

春華 買了。

師彥 什麼？

春華 兩張。

師彥 怎麼只兩張？還有我的呢？

春華 你？我不是說過了嗎？給你點兒錢到別處去謀生去。

幼明 （上場，瞥見師彥和春華）紅鼻子！

師彥 二少爺？

（這時明經抱病出來，站在門口，師彥過後站著，春華和幼明相視一下，大家有催促狀。）

春華 老鄉，我先走了。（看了幼明一下，嫣然一笑，轉身，嬌嬌矜矜地走了出去。）

師彥 （送她至走廊）好走，我不送你了。

春華 （已不見其人，但聞其聲）不客氣。

明經 這個娘們夠潑辣的。（把襪子放在地上）

幼明 她是誰？

師彥 她是，她是黃家的三姨太太——

明經 哦，是姨呀？

幼明 表叔知道她？

明經 昨天你爸爸還罵她不是好女人呢。

幼明 真不是一個好女人，可是跟大哥倒很合得來。（向師彥）撞來找大哥嗎？

師彥 是的。

明經 找他幹麼，鄭先生知道嗎？

薛彥 我都知道？

幼明 大哥不是在裏邊嗎？

薛彥 唔，唔，是在裏邊。

幼明 那怎麼會不出來接待她？

薛彥 （不知怎麼說才好，鬧促了半響）哦，我進去瞧瞧大少爺去，讓大少爺去。（邊說邊走入內室了）

明經 幼明，你覺得這位姑婆的怎麼樣？

幼明 不見得好東西！

明經 絕對是個不大好的人。你爸爸怎麼用這樣的人做賬房先生？

幼明 起初不管賬，（走向沙發椅坐下）

明經 當初來幹麼？

幼明 最先是替大哥拉胡琴，後來爸爸倒信任他；——

明經 真怪，怎麼會信任這樣的人，一聽見那個酒糟鼻子就知道他是怎樣的人了。

幼明 爸爸就是這樣不好，認事不清。

（裏邊同時鐘敲了八下，滿院子的花木這時都被陽光浴着）

幼明 （急站起）八點鐘了，我得趕緊收拾好走。（走向走廊）

薛安 （在外）看。

幼明 到這兒來捆籬笆！

薛安 （上場）是。（走到大殿和明經一同跪在地下捆籬笆）

幼明 我來佐把小皮箱拿到這兒來罷。(走向門)

庸卿 (手拿著煙袋自內出) 幼明，過八點了，

幼明 只要這煙攔好就可以走。(進室去)

庸卿 (點點頭) 明廷，由泰安一個人攔就成。

明廷 反正我閒著，

庸卿 (走至靠右壁的沙發椅坐下抽煙) 泰安，昨天被炸的地方去清過嗎？

泰安 去看過，炸的都是燃燒彈，早晨有些地方還在冒煙呢。

庸卿 有炸傷人沒有？聽說嗎？

泰安 聽說炸死幾十人，炸傷的也有好幾十。

明廷 這還是好的，日本鬼子真殘酷！

庸卿 唉，真沒有辦法阻止鬼子的爆炸。

泰安 老爺，昨天我看見的，不，大家都看見了，咱們的高野砲打得挺兇。(站起來說)

湖，湖，湖，地射擊，當時有幾架敵機直冒白煙，今天聽說報上載著在郊外又給咱們的驅逐機打傷了很多架，老爺，那些受傷的一定都落在平路上了。

明廷 別只顧說，攔啊。

泰安 煙囪嗎，說上勁兒來倒忘了做主顧。(又坐下)

幼明 (從小皮箱出來把皮箱放在壁下地上，)

庸卿 這是這樣圖發報，並只有下鄉去住。

幼明 (至棹後邊) 爸爸，政府正明令加緊抵抗，咱們是應該下鄉去住，鄉下總可以安全些

蕭卿 秦安，明天你到鄉下去找我房子看。

秦安 好，明天我去找我看。

明義 哦，我忘了一件事兒。

幼明 什麼事？

明義 我現在得到北門去找你妹妹去。（站起）

蕭卿 找蕭卿有什麼事？

明義 她要替我介紹工作做。

幼明 妹妹能介紹工作？

明義 難早上叫小獅子告訴我，要我去找她，說什麼團長能給我做救火隊的工作。

蕭卿 唔，也許，蕭卿能防衛團的團長認識。

幼明 表叔，這可好極了，想不到表叔還是消極防空部隊中的一員，（拉拉他的手）我將來是積極防空部隊中的一員，弟侄是同志，同志，（緊握其手，一手拍其肩）哈哈

哈！（放了手回父）爸爸，現在咱們國家正在積極地建設大空軍，建設防空設備，

最近的將來，空中消極近衛的設備，地上攝滿了精銳的防空部隊，這樣的天地地

網，你想，兒子還能逃得脫嗎？不來便罷，於一架打一架，逃一架追一架，管叫收

落花流水，片機不同。

秦安（拍手跳起來）好極了，好極了，我們的天羅地網，管叫他落華流水，片機不同，（

蕭卿大指姆向幼明）二少爺真行，真行！

庸卿

擱你的船蓋，泰安！

（泰安陸覺，忙地下工作）

明經

我還就去了。

幼明

你知道妹妹在那兒嗎？

明經

我知道在北門口子上的獸金台，

庸卿

和你就去罷。

（明經走了出去）

幼明

爸爸，大哥哥是不肯同你們下鄉，就隨他去罷，他這個人真沒有辦法，什麼都不懂得，只知道玩兒，他在這兒怕空襲，昆明還不是有空襲的？像他那樣逃避逃避得了嗎？不知道想法阻止敵人的轟炸，粉碎敵人的進攻，只知道像喪家狗似的逃避，這些人真可憐，又可笑！

庸卿

他只是不學好，教教我生氣！（放下煙袋站起來）他跟那個黃家的三妖精在一處混

（走過來，喚嬌）唉！

幼明

（退到椅邊）剛才那個娘兒們還到這兒來呢。

庸卿

（搖手）誰？誰到這兒來？

幼明

就是那個黃家的三姨，您說的三妖精。

庸卿

她剛才在這兒？

幼明

唔，剛走。

庸卿

來幹什麼？

幼明 不知道幹什麼，許是來找大少爺的。

（秦安已經擱好了蒲團，站起來透了一口氣，乃俯身把蒲團搬到走廊上去）

庸卿 （走幾步）秦安，早晨有個女人來找少爺幹麼，你知道嗎？

秦安 我不知道，（走過來）老爺，那個娘們可真兇，在門口兒還跟陸太太吵了一架

哪。

庸卿 真不是好東西！

秦安 呃，不是個好娘們！

幼明 （坐椅臂）大哥怎麼跟這種女人來往！

庸卿 咳！總怪少明這孩子不好，怎麼會跟這種女人來往！（退身，右手扶沙發椅，翹着

腿，但發覺了儿上的一切東西不見了，大驚）秦安！

秦安 着。

庸卿 儿上的東西那兒去了？

秦安 什麼東西？

庸卿 （指儿）大少爺的銀盾銀杯。

秦安 （看了一下也覺奇怪）噢，那兒去啦！

幼明 不是昨晚我這看見在那儿子上面的嗎？

秦安 是啊，昨晚我這看見的。

庸卿 那到那兒去了呢？你去問陸太太來！

秦安 是！（馬上起身出去）

幼明 爸爸，叫紅鼻子出來問問，我挺不相信他。

廉卿 他不會拿的。

幼明 我叫做著，說着，入堂在內叫：紅鼻子！

廉卿 （在內）二少爺叫喚嗎？

幼明 快來！（先用望來）爸爸，你不要太信任他。

廉卿 （在望來）二少爺，我有什麼事呢？（在望來）

廉卿 （坐在榻上）這兒几上的銀盾銀杯不見了，知道嗎？

幼明 某明其妙地看了一下，唔，怪哉，到那兒去啦？我不知道。

幼明 你沒有拿嗎？

廉卿 沒有，我怎麼會拿那些東西？

廉卿 那到那兒去了呢？

幼明 這真是「不翼而飛」，「不翼而飛」！

廉卿 不翼而飛，有什麼事嗎？

廉卿 對啦，老爺該問問她。

廉卿 （站起向齊氏）不知道你有聽見這几上的銀傢伙沒有？

齊氏 昨晚上聽見的。

幼明 去睡，今早上聽見嗎？

齊氏 聽見的。

廉卿 （走近她，審問的口吻）現在到那兒去了呢？

齊氏 我怎麼知道。

師彥 今早上還聽見，現在還不到九點鐘，怎麼一開工夫就不見了哪？其中定有緣故。

齊氏 實在太怪了！

席卿 早上除了你以外還有誰到這大廳上來過？

齊氏 一位女的來找過少明大老爺。

幼明 她走的時候我正走進了大廳，

師彥 老爺，這件事倒值得研究，咱們這兒一向不會丟過東西，那怕是件不值錢的小東西，也不會不見過，是不是？

席卿 是的，這可算是第一次，這大廳裏難道還有賊從外邊進來偷嗎？（又坐在椅上）

師彥 這件事該清查清查。是的，老爺還可以問問陸先生。

幼明 表叔出去了。

齊氏 他剛才走出去。

師彥 （乘機梳洗清自己，而且也想陪養佳人）這可太巧了，幸虧我早起到現在還沒有走出這個屋子，要是出去適倒碰不上嫌疑，總算我紅鼻子的運氣還不壞。

席卿 （意爲所動，把眼睜睜着齊氏）

幼明 爸爸跟我都看見表叔出去的。

師彥 我不過這麼想罷了。

幼明 你怎麼能那樣想？

師彥 我見是說我自己幸虧沒有出去。

幼明 你的意思我明白，是說表叔出去了有嫌疑。

廣卿 幼明，他並沒有這樣說。

幼明 他的意思是這樣說。

師彥 (冷笑) 哼，我什麼都不說好了，反正失去的東西不是我的，而且又不是我偷的。走開去。

齊氏 (開廣卿) 這件事希望趕快清查清查才成，現在我得到廚房去做事去。

廣卿 我馬上要清查。

幼明 表姊姊做事去好了。

齊氏 (低頭返身走出去，邊走邊自語) 真是運氣！(下場)

幼明 爸爸，我該走了。

廣卿 泰安，你差步爺走！

泰安 是！

幼明 (向泰安) 雇一輛車就得。

泰安 我就雇去，(返身欲下，但又停住) 到牛市口嗎？

幼明 是的。

(泰安下場去)

師彥 二少爺，車是十點鐘開的嗎？

幼明 十點鐘。

師彥 直走到黃鵠的嗎？(站起走到桌邊拿水烟袋)

坊明 離開的。

師彥 我送他到車站。

幼明 不必客氣。

師彥 少爺這一去要等好久才能回來，連行那不得愁？

廣卿 家裏許有事，師彥可以不去。（坐椅上）

幼明 是不必去。

師彥 那末，我就失禮了！（正瞧見廣卿未燃紙煤，馬上過去爲之點火）

（裏邊的時候敲了九下）

葉安 （上場）少爺，車來了。

幼明 就走，你扛着轎。

葉安 是！（扛轎轎下場）

師彥 （走向壁）我替您拿過箱子。

幼明 （也正同時走向壁）我自己拿，不麻煩你了。（拿了箱子）爸爸，我走啦。

廣卿 到貴陽就寫信來！（站起）

幼明 到就寫。（返身走）

師彥 好走。（送向走廊）

廣卿 穿衣服吃東西都得小心！

幼明 我知道。（下場）

師彥 二少爺，我不送你了，我不送你了。

（兩人志趣隨着去路）

庸卿 這孩子跟少明就全兩樣。（返身入廳）

（隨後）各有各的好處，太少爺氣流清瀟，二少爺爽利明，話又說回來，這全是老爺教育有方。而且也是生成的福氣，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庸卿 我說，你平時有點太捧少明了。

庸卿 我？

庸卿 希望你不要那樣隨和他。

庸卿 我沒有隨和他，也時常規勸他。

庸卿 應該規勸，究竟年青人不大懂得世故。

庸卿 不過，二少爺還算好的。

庸卿 還算好嗎？

庸卿 對一切事情都還能有把握，雖然有時不免有點錯誤。

庸卿 （坐沙發椅）還只是有時，只是不免，我就沒有看見他幹過一件正經事。

庸卿 那是老爺要孩子好的心太切，所以責備嚴格點。

庸卿 我一向太寬容了，所以他才這樣不學好，他每天到黃家去玩玩牌，我倒可以隨他去。

庸卿 只是跟那位三姨太太混得不成話，實在教我生氣。

庸卿 你知道沒有？

庸卿 我看是沒有什麼。

唐瘦 那麼他還會日以繼夜的說要和她到香港去？

師彥 不至於，不至於！

唐卿 不至於？這孩子一向如此，說到就做到。

師彥 也許是故意這樣說罷了，你想，三姨太太究竟是黃家的人，黃老爺能許他跟前爺一塊兒到遠地方玩去嗎？

唐卿 黃老爺，唉，五十以上的人不安分娶好幾個女人，這些人真不知怎麼想的，爲享樂罷，精力有限，家庭裏多爭吵，名譽上受損失。紅頂子沒有份，綠頭巾準得戴。那個三姨太太不是塞子出身的嗎？

師彥 聽說是的。

唐卿 這種人不偷就逃，準選一條不正當的路走，別說黃老頭管不了，就是換了別人也沒有辦法。不過，如果到了這種地步在黃炳光倒無所爲，反正明知道遲早有這麼一着

貪污起家的人，該受這種報應，可是斷送了少明的一生未免太可怕可惜，同時又是我的大兒子，唉！

師彥 老爺想得太多，顧慮太多，我想決不至於。

（電話鈴響，師彥急欲去接）

唐卿 也許又是那個活妖精打來的！不接，任她去。

師彥 也許不是她，我接接看，（仍去接電話）喂，我是……唔……（輕聲地）就來！……

唐卿 是不是她？

師彥 是，唔，不是的，是我的一個朋友。

庸卿（信以為真，低頭抽煙。）

師彥（啊，知道了，我們就來。（掛了電話）老爺，我得出去一趟。）

庸卿（你去罷！）

師彥（走向走廊，忽又返身向內室走）哦，我還得拿點東西去，（入室）

這些東西是誰偷的呢？（站起）紅鼻子的手腳一向還干淨，明經夫婦難道會做這種不要臉的事嗎？不，不，不會的，（在台中踱着）泰安，也是不會的，在我們家五六六年都沒出過岔子，——那是誰？（在壁邊沙發椅上坐下，放下烟袋，想着）可是也太巧了，他們昨天來，今天就發生這種事……唔，人窮了變了性格嗎？也許，也許……

幼明（自內出，一直向走廊走去）……

師彥（隨後拿着胡琴和一小包裏上來，看了庸卿一眼也躊躇足走向走廊去）。……

庸卿（發見了少明）少明！

少明（阻怯地站住返身）爸爸！

庸卿（你又出去嗎？）

少明（是，就回來！）

庸卿（老爺，我也就回來。）

庸卿（站起）紅鼻子，你騙我！

師彥（沒有，您是說什麼事騙我？）

庸卿（你剛才說的話是你的朋友打來的？）

師彦 確是朋友打來的啊。

唐卿 (厲聲) 還要騙我！少明，別出去罷！

少明 我沒事得出去。

唐卿 什麼事？還不是到黃家去！

少明 不是。

唐卿 那到那裏去？

少明 到，到……

師彦 少爺是說要到照相館去拿沖洗好的照片。

少明 是的，我到藥局去拿相片。

唐卿 又是騙我！(走到桌後) 這一個禮拜來我就沒有見你拿相機子出去拍過照。

少明 (竊又強辯了) 你不信，那就算是到黃家去好了。

唐卿 (走過來) 去幹麼？

明經 老爺，少爺好玩兒，讓他出去擺擺闊路去罷。

少明 我去玩兒不成嗎？

唐卿 不成，不許你再上黃家去！

少明 我偏要去。(說完就走出去了)

唐卿 (老苦) 少明！(走至走廊) 少明！這混賬東西，(返身入室) 真不聽話！(返身

出去) 那是不好，我知道他是你發壞了。

師彦 (正欲退出，忽被攔住) 老爺，那太冤枉我了。

蕭卿 冤枉你？

蕭卿 噢不是？哦，我得出去聽朋友。（返身走，跌一交，爬起急逃出）。

蕭卿 紅鼻子也不是個好東西！

蕭卿 （在外）他倒來更好，老爺正要找您。

明經 （在外）我也正想問問失落銀條伙的事。（上場）

蕭卿 你回來啦？

明經 回來囉，說是丟了銀條伙，真的嗎？

蕭卿 真的。

明經 那真太怪了！該趕快想法覓一覓上。

蕭卿 有什麼方法可查呢？

明經 可是不查是不行的，要不然，誰都洗不清自己。

蕭卿 我也這樣想啊，哦，你的住處我到了嗎？

明經 我的住處？

蕭卿 是的，我們明天就想下鄉去。

明經 （愣住了）可是我們還沒找到。

蕭卿 放火隊工作不成嗎？

明經 （走至椅前）工作是假成了。

蕭卿 路上不能住囉？

明經 只能住我一個人。（坐下）

廣卿 那怎麼辦呢？

明經 (知道了他的用意) 我是想等我找到了住處再離開你們這兒、同時在這件不見東西

的事未明白之前就走也不很好……

廣卿 自然，不，不過那倒沒有什麼關係。

明經 那末，我今天就住到海防驛上去。

廣卿 倒也好。可是弟媳跟小豹子，小喜兒，怎麼辦呢？我們要不該放下擔子，倒還不要緊

。(走向沙發椅)

明經 (隨過來) 萬的一定就不鄉去了。

廣卿 兩三天內就搬走。

明經 少明客難去了嗎？

廣卿 不管他去不去，反正是個沒有用的兒子。

明經 弟媳跟弟下鄉居住，幫你理家難不好嗎？

廣卿 家裏沒有多的事，難辦能辦。

明經 (沉默，低頭走向沙發椅前去) ——

廣卿 (隨着他，無話可說，終坐在椅上) ——

明經 (近身) 廣卿！

廣卿 唔？

明經 我真想不到——

廣卿 什麼？

明廷 想不到你會下逐客令。

庸卿 你誤會了。

明廷 我誤會你的用意嗎？

庸卿 不錯。

明廷 顯明的態度，誰都能理解，我是決不會誤會你的。

庸卿 你覺得我有攔你走的態度？

明廷 事實是這樣。唉！（坐在榻上）我跟你表裏之親，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幫我點兒

忙，是不是應該的？

庸卿 當然，誰都有困難。

明廷 （沉默片刻，忽站起）庸卿，我現在可以帶家眷走。

庸卿 （站起）現在就走倒可不必。

明廷 好，我不麻煩你。（走向走廊）關於失物的事望馬上設法查明，反正我不馬上就離

開成都，有話跟我說的時候，可到消防隊去找我，再見！（毅然地走出去）

庸卿 （呆看着去路，半響，在室中走了一趟）也好。（電話鈴響，庸卿去接）喂，我們

這兒是錢公館，你那兒？……唔，中央銀行？有什麼事？……喂，喂，喂，怎麼掛

斷了？（放下耳機）

秦安 （上場）老爺，二少爺上車走了。

庸卿 不是還沒有到十點鐘嗎？

秦安 因為有注意情報，所以提前開了。

莫卿 又有什麼情報？

蔡安 我們到那兒不多一會兒工夫就發注意情報了。

莫卿 小姐怎麼還不回來？

蔡安 小姐不是加入什麼防護團了嗎？她說過有空要還要去服務的。

莫卿 真使人擔心，這種時機兒有什麼可耽。

蔡安 她倒是好心眼兒。

（空襲警報響了，嗚——）

莫卿 放空襲警報啦。

蔡安 老爺，咱們得出城去。

莫卿 等小姐回來一同走。

蔡安 小姐不會回來的，要是出城，她出北門就行了。

莫卿 大小爺也還得回來。

蔡安 太少爺在外邊還得知道直接走，決不會回來，老爺還是不必等。

莫卿 （想了一下）那就走。

（蔡安隨莫卿至走廊，可是莫卿返身）

蔡安 老爺要帶點東西走嗎？

莫卿 是的，我進去把信箱拿來罷（脫簾入內室）

（台上空寂片刻，時鐘敲了十下）

應卿 (在內) 秦安，秦安！(間，跑出來，焦急狀) 秦安！(至走廊高聲地呼) 秦安！

快來！

秦安 (拿著書囊上) 老爺，走罷！

應卿 糟了，糟了！

秦安 還沒有放緊急警報，還來得及。

應卿 有賊。

秦安 什麼賊？

應卿 我，我的……(焦急得吃起來)

秦安 偷銀傢伙的事嗎？解除警報後再說罷。

應卿 (焦急甚) 不，不是，我的存摺……

秦安 拿來了嗎？

應卿 不見了。

秦安 (驚) 唔！不見了？

應卿 不見了一本中央銀行的三，三萬塊的。

秦安 不是放保險櫃裏的嗎？(把錢袋放在地上)

應卿 是啊，保險櫃關得好好的。

秦安 那怎會不見了呢？也許老爺偷偷藏不見，再找找我。

應卿 (點點頭入內室去)。

秦安 這，(也跟了進去)。

(自己的爆炸機聲，接着區區機聲)

（跑出來）不得了，不得了，圖章都丟了。

這可真怪啊！快快打電話到銀行去罷！

馬輝（拿起電話）喂，接中央銀行……接不通（放了耳機）怎麼辦呢？

秦安等解除了警報再打。

〔緊急警報聲……鳴・鳴・鳴……〕

緊急？

案緊、緊急，怎麼這樣快啊！老爺，快走！

錢怎麼辦呢？錢怎麼辦呢？（在室中走，焦急如熱鍋上的螞蟥）

秦安再說罷，老爺，性命要緊，您走得慢，快點走，要不，出城來不及了。（急去扛起

新刊

錢啊，錢啊，怎麼辦？（坐椅上，拍桌子）這可怎麼辦呢？三萬塊，三萬塊！

(轟炸機聲)

秦安（急至走廊，伸首仰天看）許是敵機來了，老爺，怎麼這樣來得快呵，老爺，咱們

快走，得快走！（進來拉廟腳袖）

(遠處炸彈聲)

秦安（驚惶失措，高聲喊叫）不得了，不得了！

廉潔 投訴了？

快走、快走。

（高射炮聲響了一陣，蔣靜急隨秦安跑至走廊，嗆的一聲響，他急和秦安伏下地，紅火光一現，馬上一巨響，接濟兩人啊的一聲，欄杆外的花木隨之有折枝斷梗的了，幕急下）



第三幕

旬日後傍晚，夕陽照著欄杆外斷枝折梗的花木。暮啓時，室內陳設如舊，惟少一放銀條伙的几子。只秦安一人坐在沙發椅上，右足懸著，他正在裏屋上的紗布。

（獨自咕咕着）我要接位祖奶奶的日本鬼子，把筆子的腿都弄傷了。哼，他媽的，老子可要報這個仇，解這仇恨，二少爺要是學了業，準能一砲打他媽的幾架下來。

（自外進）秦安，一個人坐在這兒倒什麼鬼？

（站起）小姐，我在這兒裏傷口，因為剛又上了藥。

露華 剛才吹貼些什麼？

秦安 日本鬼子叫我恨極了，我在罵鬼子，小姐，二少爺畢業回來，不是會替老爺跟我報仇嗎？

露華 （微笑）阿，你是在說這個。

秦安 老爺和我可最倒霉，炸彈片會老遠飛到這兒來的。

露華 你和老爺的運氣總算還好，傷了背和腿，沒有大不了，那天被炸死的人可最慘哪！

前邊兒有一個小孩子給炸飛了，下半身掛在樹枝上，那真叫人不可忍！

秦安 唉，日本鬼子真他媽的狠毒！（下意識地躁足，忽縮，抱腿，刷刷劈）

露華 下半年老爺沒有出來嗎？

秦安 沒有，許是還活著了。

露華 他晚上總是睡不著。

寒安

於是覺得還懶得喊苦，老爺的傷比我的重，我這幾天來不大痛啦，只是沒有胃口。（替楊上）爸爸是上了年紀的人，挺不住，所以夜裏只哼。不過總算還繳幸，那天打在你和老爺身上的不是炸彈破片，是瓦片石子什麼的，要不然，可就完啦。（坐椅上）

寒安

真是，他媽的炸彈可真厲害！（將頭歪一歪，轉住了）

寒華

那天扔的並不大，全是些五十磅一百公斤的小炸彈。

寒安

這已經受不了啦，小姐，陸先生在那邊工作很好嗎？

寒華

很好，表叔可是勇敢，那天東校場那邊扔了燒夷彈，有些房子立刻起火，救火隊趕到那邊，火勢已經越來越大了。

寒安

哦！

寒華

那邊都是些草房木房，又沒有火巷子。

寒安

那一燒起來連下去祖祠也得燒掉間房子。

寒華

是啊，表叔看見這個情形，他首先就拿銅子爬上一間屋頂，鉤住了就拉，大夥兒都跟上去拆卸，結果拆毀了幾間房，一面又接泥沙救火，這樣才避得面積不大，不過損失二十間草房罷了。

寒安

陸先生在倒真行，真是人小風大。

寒華

可不是？看起來那瘦瘦小小的身材，勇氣倒真不小。等下會，他們也將到這兒來看爸爸。

寒安

來看老爺，陸先生這樣說過嗎？

陳過：……

陳安：我說，小娘，老爺有些地方……

老爺是有點地方太……不過，這三次還是我的不好，要不是我，那些銀條休去……

陳安：可是，老爺應該先查明白了再說，不等調查清楚就走，陸先生一家人，實在太……

陳安：這就是我說的太……至少表叔是我們的親戚。好在表叔的氣量大，而且又一向知道……

陳安：……

陳安：……

陳安：……

陳安：……

陳安：……

陳安：……

徐媽：（在旁）我自己進去好啦。

葉安 小姐還在客廳上。

露華 那是徐媽的口音？（一手扶在沙發椅背，臉向走廊看）

徐媽（上場）小姐，您好。

露華 我好，你這一向好嗎？

徐媽（走至遠遠的椅邊）謝謝，我也還好。

露華（坐椅上）這一向在那兒做活？

徐媽 在昭忠祠街王公館裏。

露華 昭忠祠不是離東較場很近嗎？

徐媽 就在那邊兒附近。

露華 前次東較場被炸，沒有受害罷？

徐媽 沒有。

露華 那倒還好。

徐媽 可是，房子雖然沒有給炸着，王太太却……

露華 王太太怎麼樣？

徐媽 王太太給炸死了，小少爺也受了傷。

露華 哦！

徐媽 但王太太帶着小少爺躲到城隍廟附近，恰巧離東較場很近，就給炸彈破片打死了。

……唉，真是可憐！

露華 我爸爸跟葉安總算運氣，沒有碰上彈片，只給瓦片什麼的打傷了。

徐媽

（轉至棹前）是呀，我昨天才聽人說這兒老爺受了傷，所以今天抽點空來瞧瞧，老徐的傷怎麼樣了？

露華

不怎麼重，哦，徐媽，你坐罷！

徐媽

不，不。

露華

坐坐，你今天是客啊。

徐媽

我是站慣了的。

露華

不客氣，坐好。

徐媽

（坐沙發椅）小姐，你說咱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擋得住鬼子的飛機？照這樣，老是轟啊轟的來下蛋，咱們可真受不了！

露華

那只有飛機跟高射砲多，佈成天羅地網捉他們的一網打盡。

徐媽

不過，投彈是沒有法阻止的，只有靠飛機多，不讓鬼子的飛機進入市空，在半路上就截住打他個落花流水，要不然，讓牠進來以後就無法使牠不投彈，可是咱們的防空設備使好，牠們不敢低飛掃射，同時慌慌張張地投彈決不會投得準確，防空壕多而堅固，就可以避免死人，要是在晚上，我們只要極火管劃得好，就使牠找不到目標，照這樣多還可以照作敢機打，所以說這個時候有錢的人就該多拿點錢出來建設防空，像咱們這兒成都市，是後方最大的都市，敵機是飛來擾擾不肯甘休的，應該趕快把防空設備完善起來才成。

露華

真的，咱們這兒離重慶又近，聽說重慶給鬼子連上炸了一個月，是嗎？

（點頭）是的。實際上，成華市不是沒有有錢的人……

徐媽 可憐咱們沒有錢，要是有一串，一定換上十萬八萬的，不瞞小姐說，我三天前還捐了一個月的薪金四元呢。

露華 真難得！古人說「富而不仁」倒是真的，有錢的大都是吝嗇的，我爸爸就是其中的一顆。

徐媽 （站起）爸爸現在睡著了嗎？

露華 我打外邊回來還沒進去過，也許是睡著，爸爸的傷倒不怎麼重，只是神經受了些刺激，有點失常（憂鬱起來）

徐媽 （疑惑而擔心地）神經失常？

露華 （站起，嘆了口氣）唉！（走近桌子）這都是爸爸的不好！

徐媽 （轉身來向他）大少爺怎麼樣？

露華 （還身）他臉紅鼻子把爸爸的「本三萬塊錢」的存摺偷去……

徐媽 三萬塊？

露華 是的，偷了三萬塊錢，這還不算……

徐媽 （近前一步）還有偷些什麼？

露華 偷了黃家的三姨太太跑了。

徐媽 （一驚）哦！大少爺可真是……

露華 徐媽，黃家現在要跟我們打官司呢。

徐媽 這豈能怪大少爺！

軍華 因為三姨太太拖衣服，懶得走還不算，又偷了些錢走，黃家是說大耳驢有夫之嫌，而且拐騙了人和錢逃走，這幾天黃天天來跟爸爸吵。

徐媽 可真麻煩！

軍華 關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不過添點兒麻煩就是，唉！（嘆氣，坐在沙發椅上）

徐媽 大少爺到那兒去了，知道嗎？（近前）

軍華 還不知道，不是昆明便是香港上海一帶。

徐媽 是的，我忘了問二少爺，有信來了罷？

軍華 二哥到重慶時發來一封信，到貴陽還沒有。

徐媽 我說，小姐。二少爺可就好，就跟王公爺的大少爺一樣，王太太是在空軍軍士

學堂畢業，這幾天就要畢業。

軍華 唉！

徐媽 王太太常對我說她的少爺明理懂事，真的。他就跟咱們二少爺一模一樣。

軍華 軍士學校這一班畢業的聽說都很好，他們訓練的時間長，年青體好勇氣有，王太太

少爺就是這一班的學生，一定不壞。

徐媽 我說，小姐是新派人，要不然，我倒真想做姨呢，嘻嘻。

軍華 （臉上泛起了紅霞）徐媽，你倒開起玩笑來了。

徐媽 不，不，我還向王太太提過，真的，從馮大少爺跟小姐都是新派人，一定不要嫌

人的，要不然，我真想跟這次回來向老爺拿年庚帖，我一定可以吃這杯喜酒。

軍華 （站起）徐媽，在這兒吃晚飯好嗎？

徐媽 不，我就要回去。

露華 不客氣，你在這兒吃了晚飯走罷，我進去瞧瞧爸爸去。

徐媽 好，請他老人家說我徐媽向他請安來罷。

（露華點頭向內室走去，恰巧秦安由外邊上來）

徐媽 你在這兒吃晚飯，看我做的菜行不行。

露華 （在門邊）晚飯做了嗎？

秦安 還早，米已經淘好，菜也洗好了。

徐媽 我幫你忙。

露華 好，徐媽幫你忙更好收。（推門入內去）

徐媽 這兒比我在的時候冷落得多了。

秦安 你走的那一天這兒最熱鬧，第二天就出了許多亂子，那以後就冷清了，再加上老爺

跟我受了傷，這個人家就不熱鬧了。哦，你坐，咱們坐著談罷。

徐媽 （走至沙發榻上）你也坐啊！

秦安 （倒了一杯茶給媽）我的腿是得坐著舒服些。（走去坐椅子上由衣袋摸出半截煙捲

火柴吸）你那天上午走了，過幾個鐘頭來了陸先生陸太太？

徐媽 陸先生陸太太？

秦安 是這兒的親戚，第二天早上這大廳裏那些銀傢伙恰巧丟了。

徐媽 那些銀傢伙丟了？

秦安 實際上不是丟了，是小姐拿去獻金了，大家都不知道，老爺就疑心陸先生跟陸太太

，結果就叫他們追。

徐媽 老爺怎麼不查一查呢？

秦安 唉，咱們老爺一向就是這樣，他心裏本來就不願意留他們住在這兒的，出了這飯盆子正好借口叫他走。

徐媽 可，老爺一向就這樣小氣的。

秦安 這件事發生後，接濟又找大老爺和紅鼻子做了三萬塊錢，帶着黃家三姨太太跑了，把老爺急得什麼似的只在這兒叫窮，號哭、緊急警報！

徐媽 小辭起）緊急警報？（欲跑）

秦安 （按題后使坐下）緊急警報發了還沒走，我抱著老爺走到走廊邊，炸彈的聲響就聽到了，我們馬上撲在地下，誰知道他媽的炸彈片老遠飛到這兒來了。

徐媽 給炸彈片只打傷了那腿一點兒，還算是運氣呢。

秦安 其實，不是彈片，許是瓦片石子什麼的。

徐媽 哦，我說嘛，炸彈片打到身上那還了得！

秦安 我倒沒有什麼，老爺的傷比我重，又上了年紀，加上丟了一大筆款子，黃家遭天大來臨就要打官司，這大堆事情把老爺簡直氣瘋了。

徐媽 （站起走近來）是啊，小姐剛才說老爺神經失常，真的嗎？

秦安 確是有點兒。我說，——這簡直是人家的家運，氣數。

（外面有人叫秦安）

徐媽 誰在叫你？

秦安 誰啊？（站起）

（明經齊氏小獅子小喜兒一同上場）

明經 （上來）你在這兒。

秦安 陸先生陸太太。

齊氏 你的傷好了嗎？

秦安 快好了，請坐，請坐。

明經 （去坐沙發椅上）小姐在家嗎？

秦安 在家，陸太太請那邊坐。

（齊氏點頭坐在沙發椅上，小獅子小喜兒隨走去站在椅旁）

徐媽 我替你燒飯去。（邊說邊下場）

秦安 謝謝你！米是淘現成了的，回頭我跟你一塊兒炒菜。

明經 是新請來的用人嗎？

秦安 不是，她就是從前在這兒做過的徐媽，今兒是來看老爺來的。

小獅子 姊姊在裏邊？

秦安 在裏邊。

小獅子 媽，我讓姊姊去。

齊氏 好，你去罷。

秦安 輕點兒走，也許老爺正睡着。

小獅子 我知道。（蹣跚肉肉地去了）

小喜兒 我也去。

齊氏 你也去好了。

（小喜兒走，小獅子回身搖手示意，小喜兒也蹣跚着走，向內室去了。）

明蓮 老爺的傷沒有什麼了罷？

齊安 沒有什麼，小娘剛才說，那火救火最勇敢，陸先生，他真了得啊！

明蓮（笑）我算不得勇敢，有些同去救我勇敢得多。哈哈。

齊氏 明蓮，我們到裏屋談談他去罷。

明蓮（站起）進去罷。

小喜兒（由內室出來）表伯伯出來啦。

（露華和小獅子扶齊氏出來）

齊氏（站起）傷好些了罷？

明蓮 好啦。

齊氏 我總是沒有空，所以到今天才來看你。

明蓮 他又找到一個報館接對的工作筆事，您知道了嗎？

齊氏 知道了。

露華 爸爸要坐椅子上還是坐在那個榻上？

明蓮 坐那個榻上罷。（走向榻）齊安，晚飯還沒有做嗎？

齊安 老爺，徐媽在替我燒飯啦。

庸卿 徐媽？

露華 爸爸，徐媽也看過來了。

庸卿 哦，誰說我都很好？徐媽也一樣。（坐下）明經，我可真對你們不起！

齊氏 以前的事過去了，現在快別再提了罷。

庸卿 是的，你們不計較，可是我真慚愧。

明經 那也沒有什麼可慚愧的。

露華 泰安，你去同徐媽做飯去。

泰安 是！（欲下）

庸卿 有菜嗎？泰安，如果不够，你就到門口買點兒來。

露華 你自己去安排好了。

泰安 是。

小喜兒 小孩子（同時）我同你一塊兒去買。（走向泰）

泰安 好，一塊兒去。（兩手扶在兩孩子肩上一拐一拐地下場）

庸卿 你們都坐啊！明經，你到這兒來坐。

（明經去坐榻上，齊氏坐原來的椅上。）

齊氏 背上場也不嫌瘦弱了呀？

庸卿 還有點兒瘦，不過總算是好了。

明經 好，好兒的休養才成，因為上了年紀的人，到底不能跟年青人比。

庸卿 唉，年青人，我真給年青人害苦了，少明，那個混賬東西，簡直把我氣死！

齊氏 病中暫且把這些事放過一邊別理會他才好。

齊華 爸爸總是記着天資的事，偏還沒有好，該清淨清淨自己的心才對。

齊卿 唉！這只能怪我自己不好，一向太放任這孩子。

明經 過去時過去了，現在別提了罷。

齊氏 孩子，尤自好教，現在該想開些，而且幼明那孩子很好，齊卿又這樣懂事，

孝順，他就可以安心了。

明經 幾個孩子都能稱你的心，那有這樣容易，三個孩子有兩個好，已經很可安慰了。

齊卿 幼明跟齊華這兩個孩子是很好，可是我一向對他倆兒倒不及對少明好。

齊華 爸爸平常對我也很好啊。

齊卿 我自己知道太要少明了，明經，大兒子雖說是使父親最愛惜的，一向放任他，所以

會弄成這個樣子，唉！我沒後悔！現在弄得不可收拾，齊卿這天來跟我過癮。

齊氏 齊卿，可！不理他，誰教他管教不嚴，讓姨太太跟年紀青青的人混在一處。

明經 齊卿是活該的這份兒，他同你要人，你也可以向他要人，他不見了的不過只是一個

個客戶出身的姨太太，你的兒子倒是還沒結婚的少爺呢。

齊氏 不理他也罷了，什麼都不用說。

齊華 剛才齊卿還打這話來提這件事，說要跟爸爸自己談。

明經 還不是太過好攪了嘴？

齊卿（站起）我說沒有別的法，就是「置之不理」。

齊華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

齊氏 可是少明的下落倒得設法打聽打聽，能把他叫回家來就事。

龐卿 叫回家來？我是不想這樣的孩子了。

明經 (走向桌) 可是兒子究竟是兒子，(拿起桌上的水煙袋) 能把他叫回來也好。(點火)

龐卿 他簡直是個廢物，浪子，這個家沒有他的清淨。

齊氏 不過，您可以管教他，大家可以勸醒他，「浪子回頭金不換」，說不定將來是一個既有出息的孩子呢。

明經 這話倒是不錯！(坐齊氏右方的沙發椅上抽煙) 聰明的孩子學壞容易，學好也容易。

龐卿 少明能學好？從小嬌生慣養，大了又任他放蕩了這些年，這個孩子，只有一天一天走到更壞的路上去。

齊氏 那也不見得。

明經 (站起) 龐卿，你不信，我可說在頭裏，只要他受一些剝削，經一番打擊，(走過中央來) 比如說，幾個月後把所有的錢花光了，弄得借貸無門，那個浪子又不理他，或者再找上一個闊少爺，跟他惹了，龐卿，那個時候，我包管少明回家來，會完全變了一個人，到那時，不用您管教，也不用我們勸戒，他自己就會痛改前非安安分分地做人。

齊氏 我見過這般青年人，明經說的確是有理由。

龐卿 只願大哥真能像去叔叔所說的，不瞞你們說。大哥去了這十幾天，我就常這樣指望

着哪。

鹿卿 指望，我何嘗不是一樣？只是指望不一定就能成爲事實。

明經 所以說，你暫且放心，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先安好的地方想，幼明那樣好，知道去進防空學校求學，懂得把自己的身體獻給國家，將來舉了業在防空部隊服務，建立了些功勞，你想，你該多麼快樂。

小喜兒 （跑上來）爸爸！爸爸！

明經 幹麼？

齊氏 別亂噓亂噓的！

小喜兒 那個，那個，……

鹿卿 小喜兒，那個什麼？

小喜兒 那個跟媽媽扯過的小姐來了。

齊氏 什麼？

明經 什麼緊扯過的小姐，你媽跟誰扯過？

小獅子 不，那一天媽在這兒門口跟她吵過嘴的，

齊氏 誰？

小喜兒 那個打扮得挺，挺好看的小姐。

明經 誰？

齊氏 （站起）是，是她媽？

小喜兒 是她，我認錯，

露華 表叔，是誰啊？

齊氏 那可奇怪了，我聽她去，（走向走廊）

小喜兒 我也去，（拉小豹子跟在後走去）

明經 （向她）你說的是誰啊？

齊氏 也許就是那個女人。

露華 你是說黃家的？

齊氏 是她罷，（與小豹子小喜兒下場）

明經 她？（想清至走廊，聽着出入的路）

露華 露華，你是說那個送款精啊？

齊氏 是的。

露華 她沒有跟少明逃走嗎？

齊氏 奇怪極啦！

明經 這是什麼把戲？（想清插上紙煙煤，至桌放下煙袋）

露華 明經，我糊塗了，到底是怎麼的？

明經 我給你一樣，也給弄糊塗了！（坐齊氏原來的椅上）

露華 難道哥哥不是跟他走，是跟紅鼻子一同走的嗎？

露華 那麼麼黃家的同時失蹤呢？而且還持槍。

明經 少明不是說她帶她到香港或者上海去的嗎？

露華 真奇怪！

唐卿 少明說過的。

明經 不，不，我斷定少明是帶她走的。

唐卿 怎麼又回來了呢？

露華 那末，大哥也許一同回來啦。

唐卿 （揮手站起）你到門口兒瞧瞧去！

露華 我瞧瞧去！（說罷走向走廊）真的，她來了！

明經 少明呢？

露華 沒有聽見他。

（唐卿明經兩人莫明其妙對看）

唐卿 這是餽什麼戲？

明經 一齣英明其妙的戲！

露華 表情，怎麼的？

（齊氏與春華都滿眶眼淚，小獅子小喜兒跟在後面上場，春華穿著黑綢旗袍，形

容與前完全不同了）

齊氏 露華！（說不出話，可是哭出聲來了）

春華 （無語，低頭咽了），……

齊氏 （哭着走向桌右方椅上坐下）哭桌咽了，……

小喜兒 媽！（至母旁）媽！（也擦眼淚）

唐卿 （莫明其妙地站立）怎麼啦？

春華 (對春華) 你，你哭什麼？(春華看着露華又看看站在室內的庸卿，忽然進了大廳)

庸卿 (向庸卿) 爸爸！(又哭起來)

春華 (停了片刻) 誰是你的爸爸！(背過身至台口)

庸卿 (跟過來) 爸爸，別罵我，都是我的不好！

春華 (入廳來) 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先別哭啊！

明經 就英明其妙，你說啊，你說啊，究竟為什麼？

春華 他，他死了！

庸卿 誰？

明經 (站起) 誰死了？

春華 少明！(哭)

露華 啊，大哥！(哭出聲來)

庸卿 少明？(昏昏欲倒，明經急去扶到椅坐) 少明死了？(聰明)

齊氏 她，她說少明是給炸死了！(又哭)

明經 在那兒？在那兒？

春華 在，在昆明。

庸卿 炸，炸死了！(老淚縱橫，咽不成聲)

露華 你們到昆明去？

春華 是窮。

明經 難時被炸的？

春華 到昆明的第三天。

唐卿 (忽然站起，兇惡) 滾，滾！(推她到椅邊)

(外面的天色漸暗黑下去)

露華 (急至父前) 爸爸！

明經 唐卿，坐，坐！

春華 (復近唐卿前) 我求您老人家寬恕我！

唐卿 天啊，孩子！(無力地被明經扶著坐下)

露華 爸爸，你的傷還沒有好，別這樣，……

唐卿 我得死，我，我怎麼活呵！(又嗚咽)

春華 (跪在唐卿前) 爸爸，您怎麼樣處置我都成，爸爸，我該死！

明經 你起來說！

春華 (起來) 我，我不該強着他走，我不是沒有良心的人。

唐卿 (兇惡地瞪眼) 你有良心？

春華 少明勸我，我決不。

唐卿 你有良心？你有良心，就不離開黃家，你有良心，就不叫少明去死，你！(掙扎起

欲打她)

露華 爸爸，別這樣！(按住他)

春華 我離開黃家，不是我不好！

明經 不是你？

春華 我不願意做姨太太，我要過人的生活，我需要真正的愛，所以，所以……

經明 所以你跟少明？

春華 是的，少明愛我，他把我當個人。我才跟他走，不料，不料一到昆明不久就，……

（嗚咽）

唐卿 你說，你說少明是怎樣給炸死的！

春華 到昆明後的第三大上午，發了空襲警報我們才走出旅館，不久便接落緊急警報，我情趕快跑，可是還沒出城。敵機來了，投彈，哦，我們撲在地下，不料炸彈片飛來打死了他，胸膛打……斷了！（哭）

唐卿 （大聲地哭拉了）喔，……

（大家沉在悲哀中，哭聲充滿了空間）

唐卿 你再說，你是來報喪嗎？

春華 是的，當時我買了棺木把他殮殮了，我只有痛苦，只有我哭，我不知道怎麼才好，昨天我才決定回來，我想來請罪，求爸爸原諒我，寬恕我，我決不離開這裏，我永遠是少明的人了，我請求爸爸允許我，留我在這兒！

露華 你要留在這裏？

春華 是的，我不再到黃家去，

明經 可是他要抓你去！

春華 不能，我送還他的衣服首飾銀錢，我說離黃家。

明經 那你在這兒幹麼？

春華

我替少明謝孝，我要好好地做人，我可以服侍爸爸。

明輝

誰要你？你替我滾，我們家不要你這樣不要臉的妖精！

春華

爸爸，你原想我！

明輝

我不能，滾，滾滾！

春華

你還是走罷！

春華

（無奈地低頭地走向走廊，可是又返身入室）爸爸，你不能瞧恕一個人嗎？我是誠心誠意地悔悟，你不能教我一個要向上學好的人嗎？

齊氏

（站起）你真是心口如一嗎？

明輝

應即，一個人肯向上，你該留他。

春華

我決計學好，學了不少年，嘗盡了人生的酸苦辣甜，十三歲就在舊子裏混事，一

齊氏

直到前年我才進了黃家做三姨太太，這一樣的過活不是人的生活，現在我還只有二十三歲，可是我嘗過的滋味，見過的世事，可抵得上三十以外的人，少明給我真正

齊氏

的愛，少明爲好我死，我有良心，我決不會辜負他，更不會欺騙我自己，我好比是一個生了斑點的梨子，我希望不至於再遺爛，我需有一張很堅韌的薄紙來保護我，所以我請求爸爸允許留我在這兒，我可以起誓，一定能夠好好的理家事，能孝順

齊氏

爸爸，可以分妹妹的勞。

齊氏

（走過來）不過，有好多人嘴上說得好，不一定做得好。

齊氏

如果你最愛你說的做去，我們倒也可以，……

明輝

不，不，我們家不能留你這種人，你是殺死少明的人，是我的仇人，我能留你了滾

，快滾！

明經 不過，庸卿，我覺得，……

庸卿 你覺得該留她是不是？

明經 我以爲，……

庸卿 你以爲她說得可憐……

明經 也許是的。

齊氏 您可以留他試試。

露華 試試是可以的。

明經 庸卿，我挺相信青年，剛才我也說過，青年人的感情豐富，能夠勇敢地做壞事，而也能夠勇敢地做好事，世故，閱歷，刺戟，打擊，這些都是青年需要有的，經過一番打擊，受了一些刺戟，他如果要變，要學好，準能學得到，做得好。

露華 爸爸！可以留她。

齊氏 你坐下來再說！（推露華去坐在椅子上）

明經 少明的死並不是使他死，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裏，釀成千成萬死在鬼子手裏的一樣，我們的仇人不是她，而是殘暴的敵人，不講人道的日本鬼子。

庸卿 可是沒有她，少明不會到昆明。

明經 昆明，成都，重慶，以及後方各地都一樣，空襲是不能免的，少明想逃避事實，可是偏偏碰上這個事實。

庸卿 照你這樣說，我們活該挨炸？

明經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我們該怎樣去阻止敵人的空襲，不管他用杜黑主義也好，不管他用閃擊戰術也好，我們只要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建設強大的空軍，完成鞏固的防空設備，那還怕什麼空襲？佈就了天羅，張好了地網，等那些殘廢無恥的寇機飛來，管叫啄家雀子一樣地給我們捉住。

露華

表叔說得對。

庸卿

（無語，沉思，站起。露華急來扶他，走向台中，看著欄杆以外的天空間，逐身，

看著春華）你，——

春華

（不知所以地站起，看著庸卿）我？

齊氏

（也莫明其妙地看著庸卿）她？

明經

什麼？

露華

爸爸！

庸卿

（仍對春華）是的，你留在這裏好了。

春華

（陡聞此語，不覺一驚）啊！（急近庸卿）爸爸！（感極而哭）

庸卿

（撫其頭髮，半響）只要，只要你能心口如一。

春華

我一定能，爸爸！

明經

好了，好了。（坐榻上）

（天色更暗了）

齊氏

（舒了一口氣，走向椅前）小喜兒。

小喜兒

（正張着小口低頭，聞呼，一驚）啊，媽！（母走近小獅子也隨過來。）

李氏（轉頭向小狗子小喜兒說）那是你的娘子。

小喜兒（也輕輕地）娘子？

李氏（點頭，笑）大娘子。（坐椅上）

小喜兒 小娘子（與）李氏（拍手笑）春華！大娘子！

李氏 哦，你是我的大娘子。

春華 爸爸，你累了。

李氏 爸爸，進去休息一會兒嗎？

唐卿 好，我是累了。

明經 休息一回兒再出來用晚飯。

唐卿 哦，是呀，春兒，你告訴泰安，叫再添幾個菜，到附近館子裏叫。

小喜兒 小豹子 是不是請大娘子吃？

唐卿（一笑）是的。

小喜兒 那我去告訴泰安。（和小豹子踉蹌着出去了）

春華 進去罷，爸爸！

春華 我扶您。

唐卿 你沒有行李嗎？

春華 有行李。

春華 在門口兒嗎？

春華 不，在旅館裏。

露華 等會兒叫泰安去給你拿來。

春華 行，等會兒我帶他去拿。

席卿 （返身走向內室，至門口又停住，側過身來）明經，你們下半天也搬過來住。

齊氏 我們現在住的地方還可以。

明經 我們住在外邊很方便。

席卿 不，我這兒可以住得下，你們搬過來熱鬧些，今天下午一定搬過來，要不然，使我

真太慚愧啦！

露華 搬過來，搬過來。

明經 好，那末下午我就搬過來。

徐媽 （上場，手裏拿着一封信）老爺！

席卿 （返身）徐媽！

徐媽 信全好了嗎？

席卿 差不多了。

徐媽 老爺，這兒有封信。

露華 信？

徐媽 是露華剛才送來的（遞過去）

露華 （接信）信裏說要訂了？

徐媽 還有楊德榮呢？

露華 那還是麻煩你。

徐媽 沒有什麼關係。(返身下場)

露華 (看信封) 是二哥從黃岡寄給爸爸的航空快信。(拆信)

庸卿 你念給我聽！(又出至台中)

齊氏 天色黑了，開電燈罷。(說着走到櫃後扭開壁上的開關)這一定是幼明的平安信。

(站在櫃後，扶欄背)

露華 (走出來)爸爸，把索性坐下聽我唸。

庸卿 好，你念！(至椅坐下)

露華 (站在椅後)燈不大亮，看得清楚嗎？

庸卿 看得清楚。(至椅畔)爸爸，我唸啦。「親愛的爸爸，我已經到黃岡，並且於今晨上課了，一切還很平安，請毋懸念！這裏同學很多，大家都有英勇的氣概，一說到雪恥復仇，大家都閉拳擠拳，爸爸，我們都是興奮着！我走的時候，妹妹說成都徵募防空獻金的舉動，不知爸爸獻了多少？(回頭望父一眼)有鑄出錢，爸爸稍有積蓄，想爸爸不會不獻的，(又回頭望父一眼)大哥要往上海或香港去享樂，實在不大應該，爸爸應該勸阻他，他年青有力，在這抗戰時期，該爲國家出點力啊，這裏不多說了，一切快讀罷。見幼明上。」

庸卿 (低頭無語，若有所思)

齊氏 幼明這孩子真好。(轉至櫃前)

庸卿 庸卿，只要有這麼一個懂事的兒子，你就可以安慰了。

齊氏 (坐榻上)露華，你大哥的不幸，他還不知道，你該趕快寫信通知他。

露華 今晚我馬上寫。

庸卿 唉！嘆了一口氣，向椅背一靠，臉上很憂戚似的。

春華 爸爸，你現在別再難過了。

露華 爸爸，還是進去休息罷。

庸卿 （搖搖頭，仍不語）

春華 露華，扶爸爸進去躺會兒，秦安許沒有弄好菜，現在還早，至多不過五點多鐘。

露華 進去罷，爸爸！

庸卿 （激動地）不，我不休息。

春華 爸爸好像還難過，別悲傷了罷！

庸卿 不，我很慚愧！

露華 什麼？

庸卿 我很懊悔！

明經 （聽其父絮絮起來，急立起）庸卿，後悔有什麼用？算了罷！

庸卿 幼明的話說得很對。

明經 他的話是很對。

庸卿 我一向錯誤，一直錯誤到現在，……

春華 過去的過去了，這是這句話，怨太累了，休息去罷！

庸卿 （慢慢地站起）我確實，我是稍有積蓄，活期存款就有兩個三萬塊，給少明拿走了

一年，還有一年。

春華 爸爸，少明拿的三萬給紅鼻子敲去了三千塊，我們用去了一兩千塊，還有兩萬多，

我帶來了。

庸卿 不，像我這種人就該爲國家出錢，可是，我不肯出過，我實在對不起國家，對不起

這孩子！我慚愧！

露華 爸爸，那你就拿出點兒錢捐好了。

齊氏 還有什麼可慚愧的，現在捐還是一樣的。

庸卿 是的，我是該捐，（走到台中）明經，你剛才的話說得很好，什麼敵機，什麼荒謬

，只要我們佈就了天羅，張開了地網，他們就像家雀子，（狂笑）哈哈，（興奮得發狂似的）

爸爸！

明經 你別太興奮了！

庸卿 哈哈，哈哈，（瘋狂地眼瞪着後方花園外的天空）你們，你們看！（指着遠處的天）

（立刻，天空出現了天羅地網的剪影，左上角現一黨徽，有三架驅逐機在其下

向右飛着，右下角現高射砲，防空燈及防空部隊。高射砲口向左上方欲射狀，防空

燈也向上方射出光芒。——演此劇的劇團在照明器材上如缺乏，可刪。——作着註

）就是這樣子，最近的將來，我們每一個城市的天空地面都是這樣子，日本，中國

，家雀子，來一架捉一架，哈哈！

爸爸。你說什麼啊？

露華

庸卿 你們沒有聽見？喏，喏，那邊。

明經 沒有什麼東西啊。

庸卿 沒有？難道是幻象嗎？不，是事實。

齊氏（驚異地站起）露華，快扶爸爸進去！

（剪影消滅了）

露華 爸爸，你別這樣，我怕，——

庸卿（伸手入衣袋拿出一本摺子）孩子，這三萬塊，你拿去捐了。

齊華 爸爸太興奮了，我扶您進去罷！

明經 庸卿——

庸卿 明經，我捐三萬塊，太少嗎？

明經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庸卿 那你以為我不是真的捐了嗎？

明經 也不。

庸卿 三萬塊，實在太少，可是我只有這一點兒力量，露華，你拿去！（遞給她）

齊華 爸爸，你太好了！（接摺子）

（轟隆隆隆的飛機聲出現在天空）

小獅子（自外跑進來）看啊！飛機多得很多。（抱起小喜兒來）

明經（被小獅子拖至廊下）三架，九架，十八架，二十七架，這些許是新補充來的戰機。

春華（突然，熱情地）爸爸，我想，……

庸卿 你想怎麼樣？

春華 我可以把我帶來的兩萬多……

（明經和小狗子小喜兒都回廳內來）

庸卿 也捐了，是不是？

春華 是的！也捐了。

庸卿（樂極）好！（撫他的頭）這樣才是向上的女人，我的媳婦。

（熱情地抱着春華）我的好妻子，哈哈哈。

（大家哈哈地笑，笑聲使舞台幕垂下來了）

（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初版（黎）

空軍戲劇叢書
第五種

天羅地網

每册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不
所翻
有印

著者 董 每 戲

主編者 范 德 烈

發行人 簡 樸

地址：成都東城根街

發行所 鐵風出版社

地址：成都東城根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1321

4

中華日報

中華民國

三

日

一月

一九四

年

一月

一日

一月

一月

一月

張對池

國金

金

8000